華泉集 之二

墓碣
墓表
行狀

藥泉集第二十一目錄

墓碣銘

墓表

朝左議政文簡公諱寬是公九代祖也五代祖諱希
渚副提學曾祖諱夢翼僉正贈吏曹判書祖諱洬縣
監贈左贊成考諱誠吾佐郎贈領議政妣羅州朴氏
左叅贊錦溪君東亮女以崇禎丙子歲生公諱尚運
字悠久庚子登上庠丙午擢文科自槐院陞典籍歷
禮兵曹佐郎兵曹正郎慶尚都事持平司書副修撰
弼善掌令校理宗簿寺正江界府使陞通政既歸民
刻石頌清德魁文臣庭試陞嘉善副捴管都承旨工
曹叅判大司諫平安道觀察使差燕行副使兵戶刑
禮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備邊司提調再莅西藩畫像

生祠兼同知經筵副提學大司憲廣州留守兼守禦
使陞戶曹判書未幾辭遞再拜戶判兼知義禁司僕
寺提調備邊司有司堂上三拜戶判摧判義禁吏曹
判書四拜戶判己巳 坤宮遜私第黨人進黜公于
外甲戌改紀再授吏曹判書兼判義禁知經筵 世
子左賓客內醫院提調 壼位光復寫進玉冊文賜
馬乙亥進拜右議政俄進左兼 世子傅扈衛大將
禁衛營都提調丙子以張家奴業同巫蠱獄不窮治
被人斥出外辭職 上許遞使之還朝及張奴獄更
發伏法公陳疏謝罪請譴答以別無所嫌俄拜領議

政丁丑以讀卷官掌庭試及拆號子鳳輝與焉言路
有言固辭遞職戊寅再拜領相己卯辭遞俄三拜領
相以論事忤旨罷還栗村郊居叙判中樞又兼扈衛
大將司僕寺提調猶引咎不敢進庚辰設　坤宮議
藥廳進詣城外　上候又未寧入參問安辛巳有疏
斥者留疏復還栗村聞　坤宮患候猝劇到江上承
昇遐之報進哭闕門外班成服還栗村十月聞　春
宮所生母賜自盡疏請全恩不許俄而臺官以公不
窮治張奴及退自哭班陳疏乞與余同罪請罷職旣
罷請黜旣黜請竄至壬午五月乃命中道付處赴配

稷山冬新冊　坤宮禮成有赦放歸田里乙酉特叙
判中樞以年至入耆社適大司憲李整入對語及公
被罪曰至寃極痛　上以其言爲過竄李整復命罷
公職丙戌叙西樞司僕寺提調以　上臨御三十年
王世子將行進宴禮公承命入朝　上引見開釋前
事且諭仍留京中以助國政公猶惶恐忝宴後即還
栗村丁亥五月特遣史官宣諭命與偕來屢疏辭不
許七月進諸城南舊第八月　上謁　山陵受命留
都十一月患疾　上遣醫視診且賜藥物食味相續
竟以十二月初四日易簀訃聞　上震悼賜棺材輟

朝停市致弔祭禮葬仍給祿三年 王世子亦即日
舉哀遣宮官致弔祭戊子二月窆于陽川治東先議
政公墓之左岡夫人全義李氏右議政行遠女以婦
德稱于宗黨生于丁丑歸于庚寅卒于壬戌與公同
壙而祔五男鳳瑞校理鳳輝府尹鳳逸直長鳳協鳳
采奉事二女適校理李世最士人申濟孫曾以下又
十數人槩言公遺德內則篤敬愛於父母弟妹外則
敦信義於朋友官僚文學政事之才節儉正直之操
皆有出於人者此實與人之公論立朝四十餘年出
入中外聲績茂著屢登黃閣最承倚毗其敷奏施措

可紀者多矣今不可徧擧姑述其不承迎於上不
和附於泉忘身徇國必求其無愧於心者若而事唯
此一心炳炳終始所以深有契於上心而亦所以
尤見嫉於偏見之議者也其在儒冠掌議泮宮同任
李選將疏論徐必遠之攻金萬均選與萬均內外兄
弟也公以冐親嫌非選館官乃以沮疏事罰公及登
第坐此見枳於史薦銓郎此見公執心之固不以一
時利害爲從違者自年少已然也其在江界應旨進
疏略曰噫噫甚矣廷臣之蔽　殿下而　殿下之蔽
於廷臣也鄭太和之不得配食　先王者禮論也宋

浚吉之罹文罔於泉壤者禮論也瘴海孤臣以貶損
先王爲罪從古及今罪名之不近人情豈有若此之
甚者乎此見公秉心之公不以平日踈暱爲扶抑者
在擯斥猶然也其自江界還吏判李元禎言柳某應
旨疏雖見却道臣不及上徹而槩聞伸救罪𣪚且言
禮論邪禁之非不可擬知申望 上以特旨除公知
申以用人不公削黜元禎當其時禮論爲世大禁黨
人方擅朝柄而 上之所以左右之者如此是 上
心之屬公特簡於濤訛之中者也己巳正月命招公
卿三司長官以 王子定名號下詢公對略曰 聖

敎固出爲 宗社大計而若他日 王宮有斯男之
慶則實有難處今日之舉羣情必以爲太遽不幸
王宮終無誕慶 王子年長則有司之臣自當建請
之不暇國本之定不係於名號之早晩其後大司憲
閔宗道劾之曰 元子定號之日柳某有若立節者
然請中道付處四啓後乃命削黜及甲戌改紀時南
判書龍翼復官備忘記特擧公已已疏爲太子死語
爲之辭是 上心之許公默存於罪黜之際者也其
判銓曹白于 上曰吳道一心麤氣勝是其病痛而
李秀彥乃以諂媚權姦目之朝廷不可含糊不辨任

其乖激必須兩非可以鎮定矣 上可之後政秀彦黜補湖南觀察道一黜補嶺東觀察公之本意實欲息不靖之端致和平之福無容輕重於其間而彼此皆懷不平唯 上諒公心之無他任之無疑焉至若辛巳臺章尤是誣枉之甚者蓋自己巳五月 坤宮之遜臣民寃痛鬱而不伸者久矣一朝 天衷開悟坤儀如初人心欣快擧國鼓舞而間有貪天功欲自以爲己利者譸張爲幻靡所不至時余與公自田間同被召未入朝已聞樂禍之人有所云云蓋與後來李頤命疏一意也余之私心妄以爲己巳變故幸今

日月既更人皆仰之然其所傷亦已多矣若於此際又或處置過正事變橫生則　宗社之憂固不可勝言而凡在丞弼之任者無所逃其罪更將何辭以罪己巳之人乎及張希載諺簡事發余受委於鞫廳入對曰此事連及內間有難勘罪希載而止自　上宜有思量之道　上納余言既退公適訪余余告之故公曰相君之意我知之矣然他人則必無爲相君爲者矣俄而儒疏攻余故出城待罪公以吏判承　上命來諭且勸余還入繼而攻余者益深故又迸還鄉廬時公入直藥房卿宰有來問余事於公者公曰吾

有所懷具疏在此出示其草略曰臣初於首揆之間
希載事不以其所執爲不是又勸其復入而獨殊於
進退之際義之所不敢出故於其去已及同退之意
臣若貪戀遲回則何顔更對於他日乎卿宰默然而
去其後余因　上敦召匪久還朝公疏不果上丙子
五月　春宮私親張氏延瞎墓有巫蠱事余與公及
申右相翼相同按張奴業同頗有蹤迹而不肯盡吐
當加刑訊余意以爲自古巫蠱獄必欲窮治其禍必
至難言且此非禁中埋凶者比梁武帝時昭明太子
之母丁嬪墓有埋蠟鵝者將窮其事尚書僕射徐勉

固諫而止其意非不忠而然也欲以此意陳于 上
前與左右相同請入對余先有所開說公亦繼陳不
可窮治之意右相亦無異辭 上曰今聞卿等之言
正合予意仍命罷鞫遠配張奴於是羣議譁然攻之
余與公及右相並出城外待罪 上遣承旨敦諭命
與偕來曰今玆處決意實有在予之心卽卿等之心
也公自城外使府史齎納信符留疏過江至陽川村
舍承旨追到傳批曰卿之前後議讞出於爲國家深
長之慮斷斷無他遣史官還授信符公再疏 上批
愈懇有曰乃於昨夜之夢見卿等之來思欣喜之極

握手流涕覺來一倍鈌然無以爲懷信乎元首股肱一體相須而誠之所存至發於夢寐也公復疏謝且請遞職以開重入脩門之路　上乃許解職公始還京及辛巳八月余與公同坐闕門外哭班也有周走而呼於班者曰容貸希載之人不可在前行公聞之歸語家人曰今玆班行之呼極危怕駭機不日當發領府事將不免吾於甲戌具疏擬上而未果者其時領府事雖被人言　上眷方隆請與同罪反爲與有榮寵之歸故也今則事勢逈異同其事不同其罪吾實懼焉遂上章略曰近有論甲戌丙子刑政之失者

臣以丙子按獄之臣已無幸逭之理至於甲戌事猶有未暴希載酌處之初其時領議政南九萬語臣以稟裁之意臣以經權爲對其後左議政朴世采之進劄示臣草本臣又主深忠遠慮之說其言入於劄論至達　黈纊今言者乃以不忠不義爲九萬斷案且以所謂深長慮三字爲恐動　君父之討以此爲罪臣實爲首何敢厭然自拚乎答曰危險之說何足挂齒俄而兩司合啓以希載事罪余以業同事罪公而曰釀成蠱變且以公哭班後上章爲顯有要覬之意余之以希載受罪固所當然至若業同按獄余時爲

領相入對爲首請奏事爲先發此豈可獨擧以爲公
罪者乎且其時　坤位初虛樂禍者謂公希冀陳疏
將欲攘取後福噫公之具疏已在甲戌及此上聞非
倉卒所發實夫人之所知自古誣人構罪變亂黑白
雖曰罔極豈有若此比者乎唯是　上批有曰臺諫
論啓多有情外之語柳尙運心事予豈不知決非如
此之人以當罪罪之而已業同獄事初出卽請罷鞫
此一著大段誤矣而亦不過如南九萬之過慮矣嗚
呼爲人臣者方被人擠陷於無底之坑塹乃得　君
上提許其本心如此雖因此罪至行遣其爲光寵豈

不愈於平日任以國柄之重者乎當時同事者三人
申公先逝唯余與公當辛巳事而遷謫歸田各在異
處前歲承召同入都下而未及一握手公遽厭世至
于今余猶不死乃銘公墓嗚呼悕矣銘曰
人臣事君唯在一心心爲　君知雖死猶甘矧乎晩
年勤召慰諭開釋前事勉留求助　君臣之際此亦
足觀隱卒崇終恩禮尤殫公之得此唯心之故自外
悠悠可俟終古念公忠藎邦國之楨心晰身後其不
在銘

校理柳君墓碣銘

君諱鳳瑞字季休領議政諱尚運之長子先系具議
政公墓碣妣全義李氏贈領議政號清江濟臣之玄
孫右議政行遠之女以崇禎後甲午歲生君甲子魁
進士己巳魁賜柑頖製命直赴殿試時朝廷以　元
子定號設慶科君以恩賜當入殿試而議政公以定
號下詢時忤　上旨被臺參削黜君實無意於進取
或者曰以定號事被罪家子弟不赴此科非義也君
不得已入殿庭唱名後謝恩　坤殿將遜出所進單
子主者不捧入君與同榜諸人相議置單于前行四
拜禮以私服還家選槐院不就甲戌更化薦翰苑乙

亥議政公大拜以春秋館例避遞移說書陞兵曹佐
郎正言文學持平選知製敎丙子廉問關西還拜兵
曹正郎差嶺南京試官出抱川縣監約以持身誠以
賑民及歸民鑄鐵爲碑丁丑選玉堂拜副校理移獻
納還館職疏論銓曹崇用聚歛之吏曲副圖遞之官
朝廷肅然因虹變與館僚陳劄論　君德闕失　上
優奬有原劄留中省覽之敎其年十二月以校理入
侍時金鎭龜新拜判尹疏辨其子春澤被論掌令金
弘楨引避持平尹爾霖請遞弘楨君進曰扶持國家
專在公議春澤因國言喧藉臺啓定配所謂慊人鎭

龜所帶與洪箕疇往來鎭龜亦有參涉以此塞於銓注矣臺啓纔停旋拜京兆其在公議銓曹殊極無嚴鎭龜亦安敢肆然陳疏憲臣避辭據曹錫子武勛呈狀非湊合之語爾霖處置謂之生語而請遞今日銓曹及臺諫可謂徒知有春澤而不知公議也 上曰近來朝論歧貳烏可以其子之故永廢其父乎李世白洪受瀗新入銓曹必欲擊去固不足怪黨同伐異如是而不之罪將益無忌憚命除大靜縣監當日發送到任日使啓聞承旨洪受疇略救解命罷職右議政崔錫鼎請只遞職而寢外補且請他邑惟命皆不

許戊寅正月崔相入對以老病大臣子爲言　上曰
大臣有他子後數日命移拜興陽縣監君行到海南
遆赴任所邑是瀕海瘴鄕而君不以謫宦自怠不以
荒俗爲陋日事事不已從前無名之稅一切蠲之邑
吏之夤緣侵漁者革心營禆之往來辜權者斂手數
月之內治化大行邑有戰船以統帥避得遞民刻石
頌德旣歸纔三朔北評事有窠例以通銓郞者差送
而興陽未解由該曹啓稟命破格備擬以副擬受點
旣赴任自兵使以下莫不望風畏憚有澄清之效翌
年己卯遘疾暨四月不起于鏡城之客館六月返葬

于陽川先塋之側配青松沈氏學生若濟之女庶尹檼之孫有一男太垣二女長適奉事李明彥次適尹尚吉君性伉厲不能容人過雖親戚知舊見有不可意輒斥言不饒後自覺其過存佩韋之戒能動心忍性嘗自謂少時病痛十去六七然其剛鋭之氣猶有未盡化者耶抑身當於言責論思之地則傷於切直而阽於危亡自有不可避者耶君歿後臺臣上章言纔還南擯旋被北斥竟死絕塞行路亦涕儒臣又登筵言君言事擯死之狀　上曰予豈有終棄之意將欲召用矣年少之人意外身死心甚惻然然則　上

之於君本欲老其才而用之君遽不淑所謂人不可
無年豈不信哉悲夫銘曰
乃如之人兮孰能定其詘信直道彰於退擯兮長才
閼於夙隕惟身後　天語之惻然兮亦可不悼其不
幸於重泉

正言尹君墓碣銘

尹正郎志任君重爲其弟故正言志和惠甫乞銘於
余有年猶未有以報也嗟乎余於惠甫豈靳一言哉
第念惠甫以逸羣之才坦途在前榮進素定而初拜
諫職疏語及余以此見嫉當路坎壈以終以余而銘

惠甫其或不足信於人也耶雖然蔡君謨石守道皆
作詩以許歐公爲世雎盱而其卒也歐公皆爲之銘
余雖不敢擬歐公之立言而惠甫之可銘顧何異於
蔡石耶雖然歐公之銘守道猶待謗欲之熄未知惠
甫謗欲今已熄乎否也此余所以不能無躊躇今余
之齒已踰八十矣死在朝暮不可復待乃序而銘之
君籍漆原司憲府掌令贈吏曹參判諱遇丁之孫戶
曹正郞諱叙績之子妣羅州朴氏江華府經歷世基
之女以崇禎後庚子歲生君已已成進士己卯擢文
科初選承文院尋入藝文館歷檢閱待教奉教侍講

院說書壬午陞典籍差文臣兼宣傳官除兵曹佐郎
遷司諫院正言上疏極言 君德朝政其略曰人君
怠逸非必荒於游畋淫於聲色惟其志慮解緩不能
專精國事是怠逸之甚者臣竊瞯 殿下經筵開講
之時賓廳引接之際臣僚祗候於閤門外而自朝至
晏宣召寂然此其一事也 殿下每於臣僚奏事未
嘗反覆熟講仔細討究一筵臣才定奪於前一筵臣
又請變於後或有講行今年而明年罷之者或有論
勘今日而明日改之者朝家命令既不見信於中外
政刑之顚倒庶務之叢脞職由於此宮家折受凡係

戊辰以後者一併革罷既有定式而其後諸宮新占之地又不知其幾何科獄之初出也 殿下屢下嚴教曰此輩斷無生理間日嚴刑之申飭又不翅再三至於今日徑先勘斷過置寬典昨年兩大臣請罪之啓始發 殿下深燭兩臣心事丁寧賜諭臣於其時入侍記注之列仰聆 天語書之簡冊矣曾未幾何旣罷旣黜又置付處姜世龜之原赦出於特旨伏惟聖意必有所在而臺臣請寢之措語只是前罪世龜所坐之輕重猶夫當初而旣下成命不免反汗噫億兆羣生中外諸臣所仰戴而顒望只是 殿下一身

王言一出奉若神明而今於令出惟行不惟反之訓不無參差是 殿下志不立之病耳末又論人才言路等事累百餘言 上答曰今玆進言實中予病深用嘉尚然條陳諸事並不見納君復引避開釋疏意弘文館當處置副提學金鎭圭以君疏中書之簡冊一句語謂漏泄秘史請罷職許之錮廢一年餘癸未秋黜補平安都事當寒檢田驅馳關塞數千餘里疾劇還京解職甲申十月竟不起初葬廣州越二年丙戌移葬楊州加五里初配延安李氏郡守鳳朝女葬祔君繼配安東權氏士人想女一子敬宗李出年二

十成進士君歿不勝喪一女權出適李泰躋敬宗無子有一女幼君居家甚得父母心家有事難易巨細必託君以成之昆弟諸從凡有事亦必質之君得君言然後滿意其於朋友汎愛親仁各盡其誼其病也日來訊問其歿也哭之盡哀皆如親戚焉嗚呼以君才美止於斯命矣夫古稱位不稱德者有後今君之子亦夭矣將於何乎責報又將以何辭慰釋君重之懷悲夫銘曰

凡人之生皆有一死全形而歸是曰孝子矧全其心歸而無愧念人之道斯爲極摯若位若壽又若後嗣

有命存焉非可自致雖在先哲或嗇于此今余於君
何用嗟異爲君不朽唯有文字銘以昭之眎于無止

禮賓寺正李公墓碣銘

公諱穜字士實姓李氏韓山伯牧隱之後七世有禮
曹判書鵜川君贈領議政謚懿簡諱增寔 宣廟朝
名臣懿簡之第二子曰兵曹叅判諱慶涵以篤行才
諝亦顯于朝及光海時扶正議迕羣小能繼其家聲
當 仁祖中興又有甘盤舊學之恩召將顯用而以
年至乞退談者尚之公以懿簡公之叔子槐山郡守
贈工曹判書諱慶混之仲子爲後於叅判公妣安東

權氏察訪悟女公初因公車屈從門廕歷 敬陵叅奉軍資主簿司評禮賓別提監察工刑曹佐郎司僕判官交河縣監等職年五十二始登文科又歷北靑判官高山察訪務安縣監典籍直講司藝工禮曹正郎禮賓寺正承文院判校等職年六十九卒葬于廣州樊川里先兆之次公初娶判書安東金光煜女無育卒葬公墓之右麓再娶士人坡平尹坡英女與公同岡異墳男瑞雨通德郎女適士人申杲側出男殷雨女適朴必聖瑞雨二男長泂時任龍潭縣令次瀜早夭申杲繼後子處華方任平壤庶尹泂四男秉廸

秉德秉直秉福三女適金仁澤朴弼周徐命維濂以
秉德爲後女適金東老公天資簡質氣度踈坦内不
設畛域外不修幅尺持身接人一任其誠心此公所
以深見許於親知亦所以終不遇於宦塗者也公之
人地文藝皆足以自拔於流輩其久不售塲屋歸之
命數及夫决科之後棲屑末班亦無以甚異於前豈
非當世操枋者之責耶公少游庠序主激揚之論有
觸忤於人此爲公隨處齮齕之根柢涉世之難終古
以然又何足怪雖然君陳之政只在孝友北海之樽
常致客滿儻來軒冕寔公所嘗擠而與之者抑何足

恨公之內行固多可稱亦云常節至若牧隱遠派有
淪於卒伍公力爲周旋使其族十餘家復屬士籍此
乃人之所忽而公獨盡心者也雅喜賓客客至未嘗
無設設欲盡未嘗無繼惟恐其起去佳辰令節杖屨
交錯以名德則白軒李相國以文章則東溟鄭叅判
以從少款密則金判書南重俞叅判㯙此其最相數
數者此諸公皆與公不知其名位有高庳夫豈無所
契於其心而然哉銘曰
位雖不隆顯猶隮三品年雖不期頤猶近七旬子雖
不競奕猶傳緒業孫雖不昂貴猶有社民此亦天所

以佑善而降祥何必高其車而朱其輪祉之不盡食
於其躬者又將以遺繼繼之後人

左尹崔公墓碣銘

今領議政崔公錫鼎其弟吏曹判書錫恒以其先府
君静修齋左尹公之狀授余請銘其墟噫余實無文
何能形容公之德美余雖無文何忍拒二胤之孝思
又何忍忘公平日之辱知不效其紀實之役乎按狀
完山之崔高麗上將軍純爵是鼻祖自麗入　本朝
奕世軒冕德業相承有贈左贊成諱秀俊是生永興
府使贈領議政諱起南是生領議政完城府院君諡

文忠諱鳴吉號遲川配曰仁同張氏玉城府院君晩
女文忠公有弟曰吏曹叅判諱惠吉其配曰咸平李
氏觀察使春元女以萬曆丙辰生公諱後亮字漢卿
文忠公初無子取公子之晩有子曰後尚以胡文定
爲法請于朝定公爲嗣時文忠公以元勳當樞要日
不暇給家務悉以委公實有幹蠱之譽丁丑以相臣
子質瀋壬午文忠公爲虜所囚公乘撥馬三往來虜
中周旋紓禍乙酉陪文忠公東還丁亥文忠公捐館
舍公在瀋幾八九年身勞心瘁已有忡悸昏花之疾
居憂益甚杜門養痾久之稍間辛卯中生員除 南

別殿叅奉不就除四山監役遞丙午除翊衛司侍直陞歸厚別提遷宗簿主簿工曹佐郎忠勳都事庚戌除白川郡守明年遞乙卯除司僕僉正時世道嬗變不樂在官以病免連除珍山沔川守不赴己未除榮川守旋遞庚申錄保 社勳也以靖 社元勳冑子叅會盟祭進通政階辛酉除淸風府使癸亥遞乙丑年七十朝廷以二子官侍從推恩進嘉善階襲封完陵君除漢城府左尹兼都捴府副捴管未幾辭遞居閒娛老己巳時事又變削保 社勳資降爲通政癸酉考終于寢葬于楊州天磨山下板谷里負艮之原

從先兆也是年夏復保　社勳還賓職如舊致祭如
儀配廣州安氏觀察使獻徵女莊重端慤婦道甚修
宗黨歸之尤爲文忠公所愛重降於辛酉歿於癸丑
葬祔公舉三男二女男長錫晉正郞先公卒次郞議
政次郞判書女長適進士尹濟明次適縣監申轂正
郞四男生員昌憲都事昌演奉事昌敏昌億議政後
公弟應教後尙有一男昌大今爲廣州府尹判書後
公本生弟教官後遠又以昌億爲己後女孫外出又
如干人公天資溫雅風儀修整和不流易莊不至厲
况愛親賢一出誠心人莫不信慕忻忻焉公有沈慮

遠識文忠公深信之軍國機務多所咨訪戊寅公自
質瀋還白曰大人當國有二事差失論斥金淸陰渋
僧洪軍門是已議和與斥和事雖角立心皆爲國而
到今究竟大人之言始驗此則夫人皆知之矣雖然
城下之盟匪幸伊辱在大人不必以存國爲多在淸
陰亦不必以誤事爲咎唯當袪疑阻通書問深明和
事之不得已亦奬淸議之不可無使彼此之間心事
洞然何可提論得失與之相貳哉且欲通信南朝
宜別遣單使齎奏航海復尋麗朝通宋舊路一帆風
可達中州今乃資僧以船掠過遼瀋界候望相接易

爲虜覺雖或得至軍門亦難必達　帝庭矣文忠公大悟曰吾不知出此後聞虜騎之邏海邊者望見東船之向西致疑於我及洪軍門降虜得我書文忠公見執公曰大人爲國就死固所甘心至若子救父死亦當靡極不用遂齎貨入瀋關說其用事者時淸陰金公亦拘在同館或曰金公性素方嚴無乃以行貨爲不可於意公曰是殆不然入問金公曰散宜生何如人曰古之賢人公出曰聞金公之言其意可知及公東還金公爲作歌詩贈之又爲小序稱道甚盛公於問學旣擩染家庭且受業於谿谷張公白軒李公

讀徧儒家諸書而蚤抱沈痾不能刻苦著工常以爲
恨平居繙閱史書無不淹貫至於國家治亂之漸賢
邪進退之幾未嘗不深致意焉其評品人物多有前
人道未到者公於詩才分甚高雖以中經患難不得
肆力出語往往警絕在藩時有作淸陰公亟加評賞
晩歲與文苑諸公多有酬唱皆稱其調韻過人集爲
若干卷藏於家公心淸欲寡又加保嗇爲質累年不
以室從往來關西未嘗一近聲伎具監司鳳瑞稱之
曰崔漢卿苦節過於蘇武及其喪室年不甚衰不置
姬妾以終焉宰三邑皆以淸靜爲治而其在白川適

當辛亥大侵多活捐瘠遺愛尤深邑民鑱碑曰萬世不忘過者皆下馬公居家而篤於孝友與人交趨急如不及慕氣節雖機穽在前不避遠匪人不獲其滋垢凡此類不可悉記若其訓子純深有示兒一箴曰心存則自然凝重言寡則可無悔吝取友必先器識臨事宜思敬謹此數語辭近而旨遠舉小而包大誠可謂儆人底㨾子矧公之爲教必以身先者乎宜其委祉之盛二胤競爽一時爲名公卿嗚呼休哉銘曰

維我崔公爲子盡職何險不濟爲父能教何慶不啓子子父父人道大體百行之源衆善之柢銘以昭之

來者是徯

僉知中樞府事鄭公墓碣銘庚寅

公諱時亨字叔夏姓鄭氏籍光山始祖麗朝三重大匡門下贊成事諱臣扈五代祖弘文應教諱熊高祖諱應奎水軍節度使曾祖諱演同知中樞府事贈戶曹判書祖諱保門縣監考諱維郡守當光海朝中進士一榜將上謝母疏斥其論遯鄉者累年癸亥改玉郎除職妣咸陽朴氏執義命孫之孫奉事澣之女以萬曆已未歲生公幼而頴秀長而端莊詞藻卓然筆翰臻妙先輩賞其業期以速成荐罹巨創廬墓

六年執制過禮疾危者數丁酉始登上庠戊戌除義
禁都事罷叙己亥拜連源察訪壬寅遷濟用直長甲
辰陞活人別提移監察刑曹佐郎罷廟堂別薦叙拜
衛率丁未移工曹正郎時　顯考爲　東朝建集祥
殿公董其役當嚴冬不閱月告成特賜帽掩表裏移
拜戶曹戊申連除金川沔川二郡判書輒以鍊達曹
務請仍選州牧薦己酉除公山縣監縣是牧而降者
辛亥罷歸林川愛其江山取地名號盤洲爲終焉計
差宣惠郎俾管賑事不敢辭壬子拜刑曹正郎陞富
平府使乙卯陞海州牧使秋曹爲落訟者所誣啓罷

廟堂閱訟案知其誣請仍久之坐事罷配旋宥庚申
拜漢城判官除原州牧使以善賑錫馬癸亥又賜表
裏自以年衰投紱歸銓曹惜其將及年限欲使趂限
前復臨民連首擬三邑除泰仁縣監或言其偏公議
不以爲然猶固辭遞丁卯拜漢城庶尹移繕工副正
己巳時事大變年且至决意歸盤洲不復仕戊寅以
壽陞資授僉知中樞府事己卯卒葬于公州半灘負
午之原配文化柳氏縣監東發女其先奕葉貴盛稱
甲族生先公二年姿性貞而順嚴而慈婦道甚修宗
黨歸之卒先公十一年葬祔公有四男一女男徽進

士縣監徵出後伯父文科兵曹正郞敏武科嘉善府
使敷女適金淡徵六男三女男五常五行五敘五敎
五俊五采女適李天錫李匡祚生員尹東泰徵以五
常後敏一男二女男五鳳女適權爗宋來祥敷三男
五奎五紼五雲金淡四男相華相烈相顯相哲側室
三女適金應明李信著沈尚忠曾孫若而人皆幼公
蚤有軼羣之才需世之志所與交皆一時勝流以公
以卿誰之不如而庭對之文屢入彀中目迷五色名
靳一第以致有宰物之器而無普施之位豈非命耶
雖然門庇平進且能自奮擧高星郞惠洽民社乘服

拜賜異渥便蕃仕宦至此亦可謂榮矣至若迹混吏
役心敦古誼出處之際必求自慊於意晚歲謝事超
然遐舉一出都門便斷世紛北海朋尊西湖梅鶴優
游虞樂備享物外之清致者十數年從古以來循吏
傳中又能辦此高風有幾人耶吁其可尚也已余於
應教府君忝爲彌甥於公實有中表之誼而中歲離
居奄隔千古追思疇昔每深嗟悼公之諸胤亦多凋
殞其季獨存乃以記墟之文託余余於此何忍以耄
昏辭銘曰
嘉林東畔曰有盤洲湖山明麗樹木清幽寔公之宅

告老攸休公山西阯日有半灘岡巒回抱風氣鬱盤
寔公之兆降魄攸安想像遺風於焉左右百歲在前
千世在後銘于好辭永期不朽

墓表

刑曹正郞宋公墓表 己酉

公諱鈁字景鳴系礪山宋氏高麗侍中貞烈公松禮
十二代孫也曾祖諱希贇贈兵曹叅判祖諱重器慶
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考諱繼曾司憲府監察妣光州
金氏軍資監直長龍瑞之女公以萬曆戊子九月十
九日生年三十丁巳始仕爲司畜署別提庚申以司

果陞六品遷刑曹佐郎辛酉授瑞興縣監旋遞還拜
刑曹正郎壬戌除新安縣監癸亥遞歸癸酉復差
山陵都監監造官以病免己卯三月初八日卒于寢
享年五十二以是年八月葬于麻田郡內梨洞亥坐
巳向之原配豐川任氏弘文館副提學蒙正之孫學
生善後之女以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年十六歸于
公克敬無違婦道甚稱後公沒二十九年丁未十月
二十五日卒十二月祔葬于公墓之左生二男一女
男長元相次元卿女適進士朴世爀元相生三男三
女男長之尹次之說次之韓女適士人申檏林坰一

女幼元卿生一男一女男曰之望女幼朴世爀生三男三女男秦詹秦期秦登女皆幼公於余大父爲莫逆友余少也亦曾拜顏受撫頂之眷素知公內行篤外交信而瞻其貌聽其言魁梧軒豁人也今其遺孤以世誼請余塋域之表不敢辭以識之

江華經歷李公墓表 乙丑

公諱惟馨字聞遠父旌善正安仁祖恩陽君諒曾祖桂林君瑠桂林卽月山大君婷之孫也 成宗大王有別子曰桂城君恂以桂林爲後桂林子延陽君諟以恩陽子積善君得仁爲後積善以公爲後積善夫

人都事趙爾瞻女旌善慎人教官安景源女公生於
萬曆庚戌己丑拜　仁祖魂殿叅奉陞司贍寺直長
歷漢城府叅軍司僕寺主簿長城縣監長興庫主簿
利仁道察訪内贍寺主簿義禁府都事掌隷院司評
司議翊寧縣監水運判官陜川郡守鳳山郡守清風
府使江華府經歷戊午卒于官配持平趙公淑女生
于丙午卒于庚寅合葬于高陽郡元堂里先塋負乾
之原男粹蕃生員粹全郡守粹章生員粹完學生女
李日奎側室男粹文女趙松粹蕃以粹章之男慶祖
爲後女進士韓宗老都事金文夏粹全女朴尚采粹

章男慶裕慶益女幼粹完男慶昌慶萬慶秦女尹楫朴夢羽餘幼李日奎男進士泰成女生員尹昌績內外曾孫又如干人昔余先人託契於公居止又接近余自孩提事公出入內外無間垂五十年見公孝於親睦於族接人厚執事愼安夫人備享志物之養有疾屢阽危而輒穌絡公之身始歿人以爲誠孝所感宗黨親知貧窶而衣食於公者數十家其自鄉來者皆以公爲歸婚嫁喪葬之資亦莫不惟公是賴其莅官主於安靖不事聲名而去後輒有思茲皆余得於耳目而徵其必信者也文以載石諗夫來者

持平金君墓表 己巳

歲辛亥余按北節遇金君健甫於邊邑之任驩如也及罷謫江陵卽君之鄉而墓草已十有一宿矣君之胤始徵請余記表塋之石陰感念存歿何忍辭諸君諱世行系本新羅籍貫江陵世襲簪纓考諱弘績濟用監奉事妣崔氏慶振之女君生于萬曆庚申年三十九始拜 敬陵叅奉越二年登文科除金泉察訪入則司憲府監察禮兵二曹佐郞兵曹正郞則再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則四出則洪川縣監鏡城判官居昌縣監其莅洪川以政成有表裏之錫晩以病

還鄉除大同察訪不起卒葬于府西丘山驛南負丑之原配崔氏通德郎智徹女先君歿葬在府北龍淵里始徵繼登文科曾任江春道都事又有側室子曰始台始浚始洪君內行之懿則余令于入鄉而審焉外治之美則余昔于行部而察焉未艾之報則余又于承家而驗焉茲亦足以徵于來許云爾

都摠都事申君墓表

歲辛亥余承按節之命于北關時余未習於事惟不勝是懼思得幕裨之良有舉申君倎者得與之周旋一年君處上下不阿而和當職務有執而通余以是

知君之器不止補余之不及馳章公舉于政曹除利
城縣監利亦余所察余以是知君之治可無愧色於
余不幸有疾未期歲歿當其時君之配先逝二男二
女皆幼余旣痛君之賢而夭與余共事有其始而無
其終又閔其孤穉之滿室呱呱而無所依於其引紼
而歸畱其次男就萬養而教之欲以信惜君之意及
余秩滿還朝旋以罪退逐又不克有成至于今年數
已遠每一念之未嘗不悲且歎也今就萬請余表君
之墓石余於此又爲之一涕而諾之君字子厚生於
崇禎甲戌乙巳登武科拜宣傳官陞都捴都事出巨

濟縣令解歸未叙從余而北卒于利城之任乃癸丑七月也兢萬之昆曰彌萬季曰程萬並業儒二姊未行彌萬兢萬皆有一男一女而幼君平山人壯節公崇謙之後曾祖諱弘緒温陽郡守贈左通禮於象村相公爲伯父實誌其墓祖諱銛贈户曹叅議蚤死於孝考諱邦說贈工曹叅判妣濳南朴氏忠義衛浣之女君從葬于金浦白石山負卯之原配宜寧南氏祔忠義衛應洙女也余觀于斯世善之不必福仁之不必壽者多矣至若抱才具而無年其後之食遺報不啻若執契而取寄未或有忒君則已矣而將於其子

若孫觀之古今一理夫豈獨於君有異也噫

全南觀察使趙公墓表 庚午

藏六堂趙公之歿今且二十有六年嗣子泰東深懼表塋之無樹眎遠之無述旣治石請余記其陰念余昔於孝顯兩朝之際亦玷從班得以挹公之下風今玆閱公家狀披公文藁恍然若復當其時承顔色而聞謦欬感愴歔欷有不忍辭者矣公諱龜錫字禹瑞籍楊州始記自高麗判院事岑文剛公末生以德業文章顯 本朝贈贊成諱擘知敦寧府事贈領議政昭敏公諱存性刑曹判書贈領議政忠靖公諱啓

遠是爲三世妣申氏領議政文貞公欽之女蓋言公
內行自知唯諾已知父母之命必不敢違忠靖公嘗
小出使之讀書跪坐待還稍久膝痛涕泣猶不敢起
申夫人嘗有疾沈綿周歲食飲藥餌必自手進坐臥
便旋必自身扶未嘗使他人替勞晝夜不解帶終始
若一忠靖公歎曰誠孝則然矣其氣力亦非人所可
及公內舅申公翊全亦亟稱之曰非有至性不能也
且其友于之篤死喪之懷亦多出於人者而在公爲
常節宜可略也蓋言公交際少游畸菴鄭公之門謁
清陰金文正公於鄉廬二公皆賞其文藝之早成器

業之遠大許與甚重尤菴同春堂二公相繼秉銓公實以郞僚佐之主張淸議多所裨益二公皆倚重於公其後尤菴聞公之卒掩涕而歎曰吾未見好善如某甫者銘其神道盛有稱道所與友皆一時名勝而待故舊特厚雖或有負於公拚匿覆蓋唯恐人知雖或爲世所擯棄情好不少替蓋言公官蹟自在儒冠已有公輔之望及闡科人皆爲朝廷賀得人其侍講筵容貌嚴重音吐洪亮進止可觀言議侃然 孝廟深器之凡有開說敷奏輒動矚而傾聽焉至於劄陳疏論詞理俱到雖甚劇切多蒙許納講罷或獨留公

從容言軍國大計天下安危　顯廟初年上疏極諫
闕失仍及宦寺恣横之當懲宗戚出入之當節此乃
朝臣所同憂而不敢發者時論多之其莅楊州節用
而興廢事舉而民安及還府治改觀倉儲倍溢其按
湖南繩治撫摩威惠並行凡商利害有設施皆便於
民可記於後且課士勸學至撤生朝之獻以贍其養
頗有興起之效歲乙亥中生員乙酉　孝廟陞儲入
學公差將命之任除　健元陵叅奉戊子及庭試第
選槐院歷春坊薦史苑與修　仁廟實錄序陞典籍
遷兵曹佐郎正郎正言持平入玉堂爲修撰校理移

獻納受廉察海西之命帶知製教還拜吏曹佐郎正
郎議政府檢詳舍人執義宗簿寺正司諫出楊州牧
使以　孝廟實錄都廳勞加通政階遞授全南道觀
察使以徵文罷歸又坐事從吏議就配俄宥還卒于
京第得年五十一實乙巳三月二十一日也前夫人
司評尹堈之女領議政斗壽之玄孫後夫人宗姓密
山君瀿之女德興大院君之玄孫也尹出女適府使
李喜澤李出男泰東監察泰崇女適叅奉閔鎭夏承
旨沈壽亮尹夫人姿性貞介嘗避兵關東有急警手
握刀將自決事定乃已其臨難不易守可見也李夫

人自㓜聰悟絶人於書史不習而通旣歸居約以儉處豐以謹終始之際咸得其宜嗚呼觀於內亦可以知公之政矣墓在楊州治東金村巽坐之原二夫人祔下而同封焉余旣叙公之槩矣反覆於斯又有所深嗟者蓋公當 孝廟奬拔器使之際受非常之知遇廪廪嚮大用而 僊馭遽上賓公且厭內樂外去朝者累歲而天又奪其年抱負才猷十不展二三此固歸之於命數而讀公之詩若文皆雅健而工緻明暢而剴切宜無讓於世之以詞翰鳴者公未嘗以文人自居世人亦未必盡知其實公之自命以藏六者

此亦其一端也歟

生員李公墓表

余聞公州治東有故太學生李公諱廷煥字輝遠之閭若墓其生也無一命官不得推行其愛物之心而下世今二十有餘年鄉黨猶誦其義不衰云今公孫景說將表公墓踵余門乞文余旣嘉公之潛德重景說之勤孝不敢終辭公籍完山遠祖伯由佐 太祖策開國勳五代祖諱穆自太學生有直節盛名竟歿於史禍官止評事而儒林俎豆之評事生觀察使諱世璋觀察生贈參議諱鑾參議生郡守贈右贊成諱

父洵贊成生奉事諱格奉事之配高靈申氏贈參判潑之女以萬曆甲辰生公崇禎癸酉登上庠辛亥四月卒于本州堂洞之第其年十月葬于潚子洞負坤之原公篤孝人也奉事公晩有沈淹之疾公嘗糞禱辰刲股進血靡極不用至於飮食藥餌脫著抑搔皆手親之橐盛豆拄額坐達曉累年兩眼眵昏幾失明繼遭申夫人艱持制六年未嘗脫衰絰朝夕省墓頓踊號慟觀者感動服闋後惟斤斤於享祀以追不洎之養物或未備而誠自有餘痘疫忌祀謠俗同然而公行之如常俄而子以痘死隣黨譁然咎之公如不

聞也公以事父母者推之以及諸父又推之以及姊妹且族大而衆人品不齊而尊卑踈戚各適其分無不得其悅服人或有相爭而就質者則未嘗察察言曲直而人自知公之意肯敬聽而信從無敢爲彼此言以此人許公教在言先也平居姁姁與人無畦畛然於論事可否之際別白趣舍之宜則雖崇高通顯與親知許與之間未嘗詘意而假借以此人許公和而不流也公少治擧子業有聲場屋間及丁丑下城冠屨易處杜門不出作悲歌十首以寄懷然亦不欲以此自標語人曰吾旣失怙恃故絕意於進取耳州

人以篤行貢于朝屢入銓擬 顯廟丙午行幸溫泉
詢訪卓行道臣以公孝聞特命賜米褒美 今上辛
酉御史啓聞又命追旌門閭公配慶州李氏領議政
文忠公恒福之孫府使贈叅判星男之女克媲賢德
以昌其後先公三十五年卒與公異穴同墳有四男
基慶基定武科郡守基昌基亨一女適閔致重側室
有五男孫曾以下又數十人而乞文者景說乃基慶
之季子云余旣按狀而叙之又系之以辭曰昔孟子
論爵有天人之殊其輕重之分夫人皆知之後之人
亦何恨於公哉獨公平生不但遠利亦且遠名以此

人之知公者唯知其事親孝而已樂善不倦而已無求於世而已剡章之所舉褒命之所及亦只以篤行名而已至若蹈海之高節其迹微其言隱人無得以稱焉幾何其不至於堙滅而無聞也雖然陶靖節蕭然一散人而唯幸有詠荆軻一篇露出本相使後人得揣其志之所存若使公悲歌十首得傳於世亦安知無朝暮遇之者歟

鐵原府使李公墓表

公諱星男字明叔姓李氏領議政鰲城府院君文忠公諱恒福之長子先系世德具文忠公墓刻妣安東

權氏都元帥莊烈公慄之女也公以萬曆戊寅歲生年三十以任拜繕工監役仕滿陞司憲府監察出楊口縣監遞歸奉文忠公喪自北青返葬外除猶屛迹有年 仁廟中興即拜扶餘縣監不赴超拜韓山郡守遞拜忠勳府都事翊衛司翊贊廣興倉守中樞府經歷司贍寺副正兼內乘宗親府典籤以扈從南漢勞加通政陞拜僉知中樞府事出利川府使復拜僉知兼內乘出鐵原府使秩滿還壬午卒于京第葬于抱川縣楸谷文忠公墓左坐卯之原以從勳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鰲興君兼同知義禁府事公胚胎前

光固有不學而能者在家以孝敬聞在官以淸謹著
觀其器度接其辭氣則整肅而恭巽不問可知其爲
大家子察其操持審其治理則剛方而慈惠不問可
知其爲有所受歷職内外或有不合意則輒卽日自
免去未嘗少屈坐此所至多齟齬終不悔殆所謂强
立而不反者歟奉先之禮尤致其誠鼎俎烹割夫婦
必親而時節省墓亦必哭泣盡哀至暮年猶如初殆
所謂終身慕者歟前夫人權氏兵曹判書徵之女賢
有婦道宗黨稱之生以丙子卒於壬寅後夫人金氏
尚衣院判官季男之女丙子之難遇賊巖穴間冒刃

罵賊賊裂吻斫臂落巖下積屍中賊退家人扶救幸而復穌生以己丑卒於丙戌並以次祔葬于公墓左男郡守時中女府使崔煜室權出男進士時挺牧使時顯學生時望女生員李廷煥别坐南斗相縣令俞枋室金出長孫世章襲封鰲川君内外諸孫及曾玄男女八十餘人

通德郎姜公墓表 戊寅

公諱秀岌字叔高晋州人晋州之姜著自麗朝遠祖國子博士諱啓庸歷五世有諱著門下贊成事封晋山府院君 我朝革命不仕卒贈謚恭穆公有三子

並登文科著名一世其仲諱淮仲刑曹參判兼實文
閣直提學公之七代祖也高祖諱漬參靖國功封永
善君贈兵曹判書曾祖諱世琛軍器寺僉正祖諱磧
生員贈司憲府執義考諱應明以先勲補宣略將軍
龍驤衛副司果妣完山李氏彰善大夫載陽正級之
女 世宗大王之玄孫也隆慶壬申生公于京第幼
有至性事親敬長自合典則纔勝冠遭倭寇奉父母
避兵雖流離顛沛必身負米具甘旨亂定歸于青陽
侍親食親不及食未嘗入口侍親疾親不復常未嘗
解衣志物之養有純孝之稱年既衰連遭内外艱猶

服禮不懈享祀盡誠以終身焉年八十五卒于洪州寓舍葬于富貴洞坐壬之原公少知讀書便曉大義而不屑爲擧業惟潛居一室以孝友爲政未嘗徵逐詡詡於鄕黨未嘗修刺投足於官府計口而食稍有餘裕則輒以周親戚隣里之貧窶者未嘗有經營之勞修飾之費心閒身逸樂命無求以登于大耋以裕于後昆焉配全州崔氏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鎭宙之女生有淑質歸公甚得婦道令德令聞終始無間以萬曆乙酉生年八十三卒葬于公墓同兆之右男長善弘禦侮將軍次善益次善敏女長適通政

趙時華次適慎思文善弘一男元祥宣務郞善益四男元禎元祚元祉元禴一女適方萬績善敏庶出三男元英元俊元俶三女適安端田萬囷柳星奎趙時華二男元亨武科世亨武科訓鍊院主簿二女適李齊斗崔天運慎思文四男徽昌碩昌重昌愈昌二女適尹慎恒李允柱元祥一男聖復生員刑曹正郞一女適吳遂光內外曾玄孫數十餘人聖復承家有聞狀公之行請余爲文將以刻石睎後以發幽光可謂孝矣是爲表

生員申公墓表 己卯

夫士之窮而處下生不得展其才用歿不得揚名於後者豈士之素期願哉然受命於天自有定分富與貴非執鞭所可求此士所以安於命而從所好也雖然世之經營俯仰於進取之途榮身而厚家者亦有之矣自守之士猶且不肯爲豈不以人爵之貴不如孝友之政故耶若故成均生員申公諱惕字敬甫殆所謂安命而自守者歟公籍平山壯節公之後自麗及 本朝德位相承爲世甲族曾祖諱誠美 中廟朝賢良科翰林遵美之弟有高行栗谷李先生稱之祖諱勳德川郡守考諱海壽娶尹氏監察秦復女以

萬曆辛巳歲生公未成童遭壬癸倭寇流離顚沛於
飢疫之際猶能自奮於學坐臥恒誦書行役亦帶經
天啓甲子始成生員年已晼晩無慕於世屛居田野
勸課農桑而篤於孝友謹於言行尚氣槩好賓客宗
黨鄕隣莫不歸仰公爲人高權豐頯美鬚洪聲甚有
威容望之嶷然年六十卒葬于驪州華連里先兆之
次坐辛之原配慶州金氏得慶女 世祖朝直臣承
文校理宗連五代孫也男進士佑命女長適成震煌
次適進士沈集次適通政牧使李時顯佑命以從弟
之子穆爲後二女適崔尚直李謇成氏男虎吉李氏

男世龜篤學行歷臺憲方牧洪州三女適朴成美申瓛都事南鶴鳴侍直穆五男錫孝錫悌錫忠錫信錫禮虎吉六男鍵錞錀鉉鎭鐗世龜男光佐魁文科方爲校理洪州君於公爲宅相旣承其先夫人之命撰公壙誌又以余有瓜葛之託具狀寄余請公墓刻之文余知洪州君之言爲可徵而信於是乎掇其大略以爲表

浦渚趙文孝公墓表丁亥

浦渚趙先生諱翼字飛卿籍豐壤自號存齋其曰浦渚者學者稱之也凡先生世德官位年考子姓已具

墓誌若神道之銘今於表墟之陰槩舉先生立心制
行言議出處之大節以寓後人高山之仰江漢之思
云爾若言先生之立心不資師承自得於遺經以持
敬存心爲本領工夫常曰持敬以收歛操存爲要以
精神湛然在裏爲驗又曰學者爲學只要做私欲盡
去天理純全底人只要做光明洒落不愧天地鬼神
底人只要做擔當天下事參天地賛化育底人其本
只在心存若言先生之制行先夫人歿先府君獨居
壽至九袠時先生之年亦近七十而晝夜不離側飲
食坐卧便旋皆親自扶持不使他人代之及喪水漿

不入口三日糜飲不執匙三月啜粥期不脫衰絰日夜號哭三年如一日涕淚所漬枕席皆腐推之方喪以情居瘠哭泣悲痛哀動百僚祭祀雖盛寒必沐浴日必冠帶拜家廟易簀前數日亦力疾行之若言先生之言議蓋自志學以來直欲以聖賢事業自程故其讀書窮理著爲圖說箋注無非斯道之蘊奧及其登朝講論於廈氈陳請於章牘錄在文集殆數十萬言勸聖學則必欲以堯舜三王之學爲學論治道則必欲以堯舜三王之治爲治一句半辭未嘗少貶以投合於時俗之論其欲持危濟傾補獘起廢者各有

條理明白痛快懇扣而不已　仁祖大王知先生學術忠誠深加敬重當國諸臣因循塗轍無經遠之圖率多沮塞尤嚴於距邪說衛正道毅然以身當之屢入文字冀　天聰之一悟終以此顚沛而不悔也若言先生之出處登第之初觸忤權倖屈黍下六年一入玉堂劄論仁弘出補郵官廢　母論起歸田不仕帥府儐使辟書交至間除玉堂騎省皆不赴及　仁祖反正首膺拔擢丙子去邠䆃適不幸失親之處呼號歧路未及扈駕反爲憸小所搆退處丘樊屢召不起者十數年固請終養居憂終制特命乘馹上來屢

疏引年乞致仕 孝廟初服進居鼎軸又當陰陽之
交爭卷懷而歸此實世道之不幸先生何尤焉嗚呼
先生之盛德大業以余末學何敢窺測妄有稱道然
亦嘗聞先輩之緒言矣先生之始仕李漢陰德馨李
白沙恒福相謂曰世所號賢人亦未必全無機括獨
趙某不然眞所謂不失赤子心者申玄軒欽曰趙某
少日氣呑倭虜文章不作秦漢以下語旣而棄之折
節爲聖賢之學變化氣質豈有如此人者李梧里元
翼曰當世經綸之才通朝只趙某一人耳又曰如吾
豈能無黨如趙某者眞可謂至公無黨今以此數公

之言觀之亦可以論先生之世而挹先生之遺風矣

生員金公墓表

嗚呼此金公士玉之墓也余少也嘗課製於黌舍時公年纔踰志學名輒居前列人多誦傳其佳句以此知公文藝之蚤成也亦嘗肄業於家塾公之伯季俱與余同筆研唯公以王父母年尊非公則不安於寢食不遑來會以此知公篤於孝而餘力於學文也然公才絀於人不登一第命嗇於天又無年壽嗚呼惜哉且公之絀與嗇不但在其身其嗣子若長孫亦肖公有文行而其年於公猶不及此何理也雖然先絀

則後伸始嗇則終豐亦理之必然者公有不羸之休
歸成于介子以幼孤世其家載誕 聖女祥同迎渭
禮比褒紀錫命之寵上及於公秩登上相祭用備物
幽光潛德絀嗇而未發者於是焉始可謂伸且豐矣
公諱一振士玉其字籍慶州禮曹判書貞孝公諱南
重之仲子生于崇禎癸酉年二十二中生員三十三
卒葬于高陽大慈洞先兆負子之阡夫人豐壤趙氏
贈承旨來陽女與公同年生後公二十年卒葬祔公
男長聖臣進士次桂臣生員曾任順安縣令歲壬午
我 中宮殿下冊禮成進爵拜領敦寧府事慶恩府

院君女長適士人李鎭岳次適士人韓配道聖臣二
男象衍趾衍桂臣二男後衍九衍公與夫人先系蟬
嫣及其自出之詳前已載石公氣度超邁神精明秀
眉淸而目朗望之如瓊芝玉樹樂易無畦畛未嘗矜
持於外愛人好施憂樂與共然於評品人物別白是
非截然無一毫之假貸聽者竦然或曰以之論古則
可以之處今則過過之云者言不與而實與也貞孝
公勞於 王事晨昏無暇故公常替侍尊府及尊府
下世又侍貞孝公雖之官于外亦不離左右貞孝公
安之亦如尊府之安公也至若朝廷有大事輒呼公

咨訪焉公雖以親命赴公車非所好也不以得喪動其中時與親朋酒所開襟洒然有出塵之想遠慕仲子之樂志買地東湖經營數架之屋凡爲貞孝公退休燕息而已得陪侍於杖屨之討風樹不停公又不勝喪嗚呼痛哉夫人夙悟通詩書相夫子事舅姑能竭其誠孝旣寡訓子以嚴代慈勤身飭行終致成立信乎家道之興隆未嘗不由於婦德也慶恩公以生不省先考之顏祿不及先妣之養爲無涯之痛自念追孝之道唯在於文字之不朽旣自誌而銘之且請於聞人備具顯刻與幽瘞猶以爲未慊也又屬余以

表墟噫計余之初識公殆將六十稔于玆其間存亡
哀樂之無常有不可勝言今於此惡得無無從之涕
乎於是乎滋筆而書之

贈貞夫人金氏墓表 戊子

贈貞夫人金氏兵曹佐郎贈吏曹叅判國姓李氏諱
廷麟之妻黃海道觀察使彥經和順縣監彥緯之母
其先新羅王族籍光州六代祖左叅贊光城君諱謙
光五代祖左贊成諱克愊考郡守諱自南妣國姓李
氏將仕郎幼濂之女夫人以崇禎巳巳歲生幼有至
性長而襲訓容止辭令悉合儀法旣歸未及廟見先

叅判府君捐世夫人奔哭殯次去笄而髽哀敬兩盡
族大而觀者衆咸服其無違禮時大姑母趙夫人姑
母鄭夫人俱在堂夫人執婦道甚修二夫人亟稱之
與姊妹妯娌同居一室畢喪三年庭無間言旣而二
夫人繼終家事益劇落而夫人主內政黽勉有以庀
喪葬供饋奠皆能稱情文及郡守公卒而李夫人且
有羸老之疾沈淹累年夫人奉將于家於喪也致其
毁於養也竭其誠不自以己病與家窶少懈庚申八
月李夫人不諱夫人煎爀之餘孺慕又甚以其年十
月卒此其爲出天之孝豈但古所謂已嫁不衰而已

也夫人未卒前一月叅判公登第其喜可知而夫人
自知不起諄諄然有囑於諸子其悲可知及叅判公
列星郎宰百里夫人已寢於巨室囬思疇昔窮約而
終身其痛可知今觀察君籍文譜登顯位出入中外
爲時名臣追榮有典封贈及先和順君亦成進士有
民社自外人觀之夫人之能教於平日受祉於身後
其孰不歆慕咨嗟而從觀察君兄弟言之千鍾不洎
不若三釜其哀又可知也夫人之葬在廣州細村先
叅判府君之兆左及叅判公之葬也用形家言卜食
於相望之異岡故不克祔于女諸孫具叅判公墓碣

藥泉集第二十一

藥泉集第二十二目錄

行狀

行狀

掌令趙公行狀 壬戌

公諱克善字有諸姓趙氏系漢陽遠祖之壽高麗時僉議中事其後温入 本朝策三勳封漢川府院君諡良節又其後有諱敬良修義副尉諱鵾勵節校尉諱興武彰信校尉諱景璡廸順副尉是公四世也廸順公有厚德醇行浦渚趙文孝公實銘其葬妣公州李氏進士致霖之女以萬曆乙未生公公幼悟授文字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歲己酉潛窩李公命俊宰德

山見公縣士中特賞之公遂受學守夢鄭公按道會
儒生于洪陽講經義試詩賦公以童丱講義出諸生
上詩又居最守夢擊節奬歎辛亥潛窩公遞還京師
公負笈從留八月而歸丙辰拜潛窩公於盈德謫所
告還勸令往學于潛冶朴公浦渚趙公而以書先容
時兩公皆寓居新昌戊午四月公先拜朴公請學一
見深器重之語以淵源之說是冬又拜趙公趙公亦
嘗聞公名及見所以奬進者甚大終宵討論退而喜
曰古人有一日當兩日之語今夜可謂一夕當十日
也遂作自警箴及元朝箴以自省察自此非聖賢書

則不讀凡事必欲以古人爲準則人或指笑而若不聞癸亥春 仁祖改玉以學行選二十人秋又選儒學之士公皆與焉甲子之難 上幸公州公與行中士大奔問行朝先至者曰昨來人並書籍于吏曹今日則不許錄何來之遲公曰赴急難而後至斯可恨矣然非有希也同行一人潛圖籍名並錄公公驚怒責其不義而拔去之四月授童蒙教官公自以年少未可爲人師且不忍離親遠游潛冶公勸之曰官以教童蒙爲名何嫌乎年少且引歐陽生雖有離憂其志樂也之語爲喩潛窩浦渚諸公亦貽書勉之乃出

浦渚公首遣其子來學公教諸生嚴而有禮以躬先之終日正服危坐諸生升堂行禮肅如也嘗赴講禮曹諸生端拱徐行秩然有序公卿之過諸道者駐馬觀之歎其蒙養之有法丙寅 啓運宮喪公謝遣諸生曰 君母之喪羣臣當從服期而國論以爲不可然 君父方在皇皇中臣子何敢自安於心乎乃以白衣帶居外寢終其月不食肉先是 攺玉初已有禰議而久不決至是議 啓運喪服制上自大臣下至委巷論禮者各有所列一則曰當依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稱以伯叔父母而服不杖期一則曰持重

大宗者降其小宗而以孫繼祖考位有闕當稱以父母而服不杖期而皆以爲羣臣無服一則曰當依君之母非夫人則君服緦之禮服緦麻三月獨潛冶公以爲當依儀禮受國於祖者爲其父斬衰之文稱以父母而服喪三年羣臣從服期時議指爲迎合諱然攻之公意與潛冶公同乃著禮說僭疑以辨之丁卯奴入 上幸江都公扈從還六月陞宗簿寺主簿時宗裔中有居嫡母喪乘亂娶妻者公按驗請治之提調不從公爭之强竟入啓抵罪戊辰八月移工曹佐郞嘗入侍常參條陳本曹積弊二十餘事報罷十二

月棄官歸養壬申五月朝廷以司業召潛冶公而又欲薦公爲司業請加設　上重創新更請除閒官使都中士子有講論資益之效　上可之拜翊衛司司禦六月　仁穆王妃昇遐廞衛出宮時　世子哭辭於建明門外同列以爲本司侍衛官也不可同百官祗送於郊外公曰　世子還宮後猶可出郊外於是郊辭及其反虞　世子以　上候違豫不與祭同列又以本司不得侍　世子陪祭欲並止郊迎公又力爭於是郊迎陛拜翊衛朝家以西邊之軍餉收餉米於百官戶曹以公賃屋不籍却不受公三四往復納

而後己甲戌春棄官歸養九月拜戶曹正郎十二月
陞拜軍器寺僉正乙亥拜沔川郡守將之任吏以拘
忌請從迂路以鬼怪請移衙舍又請擇吉日上官皆
不聽丙子春朝廷斥絕奴和慮有兵釁令州郡招募
忠義之士公報監司曰如欲得民之死力在上者必
先有以感發之乃可古有不治食馬之罪而得免危
禍者不偏羊羹之享而遂亡其國者此正一大機會
也請减再徵之稅幷罷管餉魚鹽以爲感動民心之
地監司題之曰此無異於孟子之對穆公語似嘉獎
而實譏之也終不肯啓聞會體府從事官到本郡有

不悅者造流謗從事入其說報體相坐罷十二月奴兵大入　上幸南漢公與地主倡募義旅欲爲自效計而論議矛盾無所統一公知事不濟欲與他邑義旅謀馳往天安則人民潰散邑里空虛事無可爲悲憤涕泣遇酒肉不忍食及聞江都敗廢食者累日戊寅冬廸順公疾殆公割指血以進得更穌己卯丁憂執喪之節於禮有過乙酉因道臣別薦除淳昌郡守公素不樂仕宦親没尤無意出世適有　昭顯世子喪自以曾經僚屬擬及發引赴哭上京謝恩辭朝日入政院不對七事坐罷丙戌連除刑曹正郎翊衛司

司禦並不就八月除溫陽郡守欲不就浦渚公勸之出曰高潔固好過激非宜世所指名衆所深惡避之爲善於是出而拜命上疏請褒錄潛窩公清白報可時朝廷方興學校令州郡教童蒙三朔不通者汰定武學人心疑懼無入籍者公請于監司曰三代造士皆限以三年大比三朔非責效之期盍且緩之以期成就監司許之乃召境內父老諭以立教本意皆喜而聽命命自八歲以上皆教小學一月再聚公廝親自講課頗有興起之效己丑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歠粥寢苫朝夕哀臨內外廚撤酒肉婦女幼穉亦

無敢食肉者又下帖郡境曰禮所謂方喪者比方於親喪也今閭巷之間毋得有宴飮嫁娶歌舞漁獵﨓或干犯禮律於是大小畏誼各自勑勵市不沽酒野無農歌 孝宗大王初政浦渚公爲左相啓曰新化之初教士方急須得通經之人爲太學師温陽郡守趙某經學精明請除司業使諸生質疑問業 上允之公卽控辭乞遞 上使道臣傳諭曰相臣之薦誠非偶然爾其勿辭公竟不就公之治温纔一期而士民懷之立碑題之曰我公之碑可謂清德而不可謂清簡可謂仁政而不可謂善政云辛卯除江華府經

歷旣赴任臺官以公不見臺官請推考玉堂啓曰趙某儒者不可以俗吏待之且江華府事體與京衙門同下直臺官於例無之因寢推考之命然公以被臺評不欲留投紱歸江都民惜公不試遽歸赴愬留司請留不得壬辰四月復拜淳昌赴郡修鄉約之法行養老之禮訪有孝友節行者饗于公廨勸酬而嘉奬之不可致者存問于其家已死者恤其子孫鄉吏之短喪服役者許給三年暇仁聞達于四境㟁垠至有追服其父母喪於數十年之後者癸巳秋大會郡中父老子弟行鄉飮酒禮相與修講敎條勉以彝倫自

爲詩以勸之因軍器修鍊兵使上其最有陞叙之褒民有寡婦不孝公因郡人告狀案實報監司請治其罪監司入他言不許公據法爭移他邑更推推官得公判語不敢異獄竟成監司嗛之夏課置公中考時公遭內子喪受暇歸葬仍屢控辭末乃封印悉籍內喪時行具牀席帷帳等物付從吏還之邑人追思立碑頌德丁酉連除益山郡守工曹正郎並不就其年七月除司憲府持平辭遞九月陞拜掌令又上疏固辭不允十月入城謝恩卽召見便殿仍問閭閻民弊公隨問仰對因陳情懇願拜冗官得以隨分供職

上不許曰人要盡職何職有殊奬諭甚渥公退又上
疏辭　上答曰爾之撝謙雖懇予之欲用方切其勿
辭仍命有司別賜米肉公又控疏辭　上亦優勉不
允公感激殊恩乃出供仕玉堂啓曰趙某乃特召之
人請令入侍經筵　上允之公於筵中復申前懇乞
賜遞免　上曰近來新進之士其欲辦職者輕殺人
命反是則一向委靡此予所以病諸方幸與老成人
共之宜勿固辭自此言不稱爾時有雷震之變公上
疏極言遇災修省之道　上嘉納越數日又與同僚
應旨陳劄請絕私慾以崇儉約明教化以變習俗戒

喜怒以公賞罰推誠心以待羣下振紀綱以立國體
袪偏私以嚴宮禁恢公道以收賢才廓言路以來忠
諫行仁政以結民心懋聖學以致緝熙　上亦嘉納
時諫院之啓多不蒙允而憲府則進言輒俞他僚或
被嚴斥而公則每承優批公退朝感泣不食曰　天
恩至此吾不知死所矣十二月遽拜繕工監僉正或
謂公曰求遞得遞亦將去乎公曰吾過被殊遇久叨
匪據每於登對輒丐閒局幸蒙恩遞得遂所願吾豈
若潔身長往者然哉屑屑然昨日遞今日去哉歲時
又有米饌柴炭之賜公上疏辭兼陳所懷請施曠蕩

之典以答天戒推維新之化以收人才錮遺欠之租
以慰民心 上有嘉悅之批戊戌正月復拜掌令再
疏辭不允承召詣闕謝恩猝中風疾政院以聞 上
驚甚教御醫看病中使候問賜毛裘命衛士肩輿還
家御醫等逐時書啓病症雖丙夜必以 御筆親批
疾革親舊門生皆來訣公神色自若了無戚容諸子
請問所欲言卽於掌中畫作用衣帶三字以示之蓋
言身後服當用深衣大帶云爾訃聞 上震悼下教
政院衣衾棺槨並令官庀命戶曹郎官護喪日遣內
竪看檢戚服朝又遣中監宣慰諸孤仍令書啓弔客

姓名他日　上謂筵臣曰趙某之喪無名官往弔者
必其平日不好黨而然也有大臣曰趙某盡心奉職
不飾邊幅其爲繕工僉正曰此正吾之任也親董藏
氷觸寒致傷云矣　上曰此人耻受隱逸之稱每自
遜避此所以爲賢也喪還命給擔夫及造墓人遠近
聞訃莫不相弔曰賢人亡矣比葬致祭奠者七百餘
家以義制服者二十餘人以其年三月葬於臺城山
向乙之原　顯宗朝乙巳道臣以公孝行上聞命旌
表門閭越明年鄉中多士上疏陳公學問踐履之實
孝友淸白之行命贈吏曹叅議公之平生行誼不可

盡述姑擧其槩以言其篤學則自幼立志刻苦有過必閉戶自撻痛加懲改旣長及於長者之門用力於學問思辨之工六經四子程朱性理之書靡不講究擇經傳中可爲修身持心之法者別爲一冊名曰砭已要訣不去懷袖以爲觀省之地凡讀書應物之際劄記其所得而得於思者屬之心得於聞見者屬之耳目謂之三官記以驗窮格之功居恒未明而起盥櫛衣冠莊誦庸學一徧臨寢又誦西山夜氣箴日以爲常且於禮學用功最深博考諸經參互衆說古今之異宜變禮之難斷者皆研窮而折衷之心所未安

則雖師說不肯苟從合於義理則雖世所難行必勉而行之讀書則端拱正坐不動肩背嘗語學者曰今人讀書必點頭搖身者乃其心外馳之致也若痛去此習其於收放心亦有助矣以言其事親則未成童丁外憂哭泣哀毁如成人長者欲脫衰絰不聽每月三省墓夏潦冬雪未嘗廢墓旁人咸曰孝哉此兒長者之所不能而能之是豈學而爲之者哉母夫人病時思食瓜而不及新故終身不食瓜廼順公病不能進食唯食膾公每漁釣而供之親歿後亦不復食膾嘗值先夫人忌日欲具麵食而麥尚未熟躬往田間

摘取先熟之穗而自以貧不備祭感泣移晷見者悲之侍親疾便溲所汚衣衾必手自澣濯親歿後見寢席遺痕輒捫而悲號家人焚而去之將祭之日必著上服終夜不寐潛思默念以存誠意祭後不脫冠帶坐以待朝以終其日嘗戒子弟曰鄉黨篇曰復位踧踖如也而釋者以爲敬之餘也推此意則不但事君如事父兄奉祭祀之類皆然也祭先乍畢便自怠惰荒寧露體箕踞者甚不可也若於先忌有故不得與則候其當事之時衣服冠而坐如當祭嘗當節祀墓下有癘疫家人請權行廟中公不可曰未聞享先而

獲禍者請勿焚香曰不薦香火豈曰祭乎以言其敦
宗族則篤友兄弟及于諸庶遇姊妹夫亦無異同氣
分財必辭美占惡事姊如母其有疾晝夜在側旣喪
哭踊逾節反而家居恒服其服中夜哀至撫枕起坐
涕泗交頤妹寡而貧軫恤益至教育其孤使之男有
室而女有家妹子爲公心喪期年廸順公嘗爲守先
墓置土田立齋舍使僧居之後公之從兄逐僧人居
齋舍占土田公未嘗一語及待之如故從兄死其子
因居焉自知不義頗不自安公反慰諭而安之有外
族竊賣公所分田者公若不聞待其人無貶於前以

言其親師友則事李朴趙三公情誼俱摯沒皆心喪朞年喪葬祥皆往哭諱日必行素雖其夫人忌辰亦如之謙虛好問雖不如己者悉以疑事咨之得其可者筆之於書以備不忘己有差過未嘗掩匿人或告之則喜而立改嘗曰大舜聖人也猶必舍己從人況衆人乎雖細事切不可自是而非人也以此浦渚公平日甚重公其始筮仕至京年甫三十而浦渚公將冠子命公爲賓公辭以不敢抗禮浦渚公曰吾豈無名公巨卿可邀者哉必擇知禮節有行檢者乃可吾未知誰是可者遂不得辭以言其莅官職則其爲教

官因舊例以試暇日通計仕數報于該曹旣而悔之曰赴舉是私故是豈事君不欺之道哉遂不赴講試銓曹謬例堂下官資率多冒濫而舉世不以爲怪公獨耻之凡有陵躐必令改正故筮仕三十年始得準資凡遞職或在月初而行公未滿一旬則當朔賜直必還本司其在郡邑必昧爽而起冠帶視事不喜紛更改革曰凡作爲必須有漸乍到任所一切除弊而後不能繼則必有有始無終之患宜先去泰甚以至於無不盡可也每當捶楚愀然不樂曰撻之者如此其苦被撻者寧無苦乎彼非不苦而猶且犯令可哀

也已嘗以興學校爲先務或買書籍以教頟士或捐
公廩以業諸生嘗有訟者在法當屈而監司必欲右
之行到郡面囑甚力公謝曰下官有疾素不能屈意
循人終不撓其收賦稅斗斛之量必令民自操民樂
於廉平不罰而來輸如期小吏嘗失官鷹買他鷹以
納公曰鷹自颺去爾奚罪却之不問以言其勵操持
則所居風雨不蔽不以屑意屢空處之晏如口不言
貧窶亦不肯求於人雖曆扇筆墨之微皆然嘗曰人
生所享豐約自有定分雖束手端坐終不怕寒餓死
也少時愛著韋帶從妹壻以半刺赴鍾城見其裘有

韋帶具而欲請之忽自念此亦利心也遂默不言仍
錄其事而引上蔡屏去愛硯之說以自規遂不畜韋
帶嘗省外祖母禹氏于公州侍疾日久秋涼未及授
衣隣有富人遺以新衣公受以懸之梁上及歸遣人
致謝而還之禹氏以公在諸孫家最貧且善事己屢
欲與財產器用公每固辭禹氏歿舅氏以遺命欲分
與公又辭之公岳丈崔公家業稍厚而無後欲託後
於公之子屢言甚懇公峻拒勸取姓族爲之後公居
德山之大冶谷故自號冶谷居士又曰守素子信天
翁嘗慕張公藝九世同居之義以忍名齋後又以壞

蟲名之皆有說公所論著有詩文若干卷禮說僭疑一卷三官記雜記各二卷藏於家配江華崔氏僉知贇之女後公一年而生先公四年而卒追贈淑夫人有三男二女男長昌漢縣監次晟漢縣監次㝡漢女長適奈奉李光胤次適士人李垠昌漢有一男一女男曰栢女申洵晟漢有七男一女男曰棖楤橺枋桄餘幼㝡漢有一男三女男曰根女李天運李光胤六男一女男曰弘毅都事弘著縣監弘緒餘幼李垠二男一女男曰信錫休錫女元某公爲教官時吾先人曾以童丱修執業請益之禮故小子自在幼少時承

先人訓習聞公行尊德成之實而志汨於末學身牽於俗習不得供掃門之役乃其心則常嚮往之矣歲在丁酉冬忝官春坊侍會講於時敏堂時公亦以憲職入侍罷出並受禮幣之賜因得以瞻拜顔色儐風心焉適以傫直不得出拜公於寓舍而公遽乘化矣每以此爲平生之恨今公嗣子以小子爲有累世之好託之以記實之狀極知不文不足以形容德美而義有不敢辭者故謹因其家錄著之如右以俟世之立言君子採擇云爾

刑曹判書趙公行狀 癸亥

公諱啓遠字子長號藥泉楊州之趙自勝國顯有諱
末生入 我朝典文衡長本兵大爲 獻英二廟所
倚重卒官領中樞賜謚文剛文剛公次子諱瓚中軍
司直季子諱瑾文科觀察使自司直四世至諱邦佐
贈兵曹判書生諱俊秀龍仁縣令自觀察四世至諱
無疆漢川尉尚 成宗大王女淑惠翁主生諱連孫
贈吏曹判書無嗣以縣令之第二子諱擘爲後贈議
政府左贊成是生諱存性早受業於牛溪先生旣釋
褐歷敭華膴以才猷顯名當世官知敦寧府事贈領
議政謚昭敏夫人李氏江原道都事藎忠女有二男

長國舅漢原府院君惠穆公昌遠次郎公也以萬曆壬辰十二月庚申生生有異表昭敏公占其必貴曰大吾門者必此兒六歲出遊於道象村申文貞公適過見異之招使前與語益奇之遂與昭敏公約爲婚媾　宣廟選儀賓聚貴游子屬於公曰此兒必爲國器爲主擇配何必此兒及長委禽於文貞公之門在甥館多所師承業日進又嘗請益於白沙李文忠公文忠之門稱多士而每數卿相材輒擧公名光海政昏屢起大獄昭敏公與諸名卿株連同下理禍將不測公時年纔弱冠已能潛籌密畫斡旋危機昭敏公

罪止放黜公隨侍湖右屛迹不出適有蜚語被罪家
子弟怨國廢科公恐禍及親强理舉業丙辰陞上庠
猶不赴大科丁巳遭內艱 仁祖朝甲子授義禁府
都事會李适舉兵犯闕 上南幸公從駕在道行中
諸公論賊勢公爲畫其勝敗形如指諸掌俄而賊敗
報至悉如公所畫人服其先識還都以病遞尋授尙
衣院別檢丙寅陞副司果戊辰擢文科除刑曹佐郎
丁外艱庚午秋服闋拜工曹佐郎兼史職冬除禮曹
佐郎辛未秋除侍講院司書遷司諫院正言遞拜成
均館典籍差推考敬差官先是咸陵君李澥遭父喪

疑有詛祝目其堂弟之妻起獄數年未得端緒朝廷將遣官按問人皆規避莫肯當凡易數人卒歸公公聞命卽行昭其寃屈條奏之澥訟于朝 上命下公理移其獄於王府三省會鞫無驗竟不承而斃事遂已公被繫幾半年始得釋壬申被選玉堂錄 上下教曰趙某猥忝錄勿擬望大臣以下力爭於筵席上怒曰今日入對専爲趙某地耶自此凡擬三司春坊之望 上卒越公用其次楸灘吳公僊源金公交薦公才識可擢用不報 上又問將相才於梨川李公弘冑擧公以對曰不畏强禦可大用 上亦不納

丙子夏始除兵曹佐郎侍講院文學禮曹正郎兼史
職秋除刑曹正郎冬移兵曹正郎虜警猝至都元帥
金自點自西關辟公及鄭公太和爲從事官催赴戎
幕郎 上幸南漢前一日也公謂鄭公曰虜懸軍深
入而邊烽不擧想西師疲弱莫遏豕突之勢吾輩若
出西路不及數舍必遇賊鋒遂東取楊州路鄭公不
之信行到碧蹄果遇賊不能前轉及公所次曰果若
公言公到幕府言於自點曰今以孤軍赴敵雖如以
肉投虎受命專閫不可以賊遺 君而坐視仍畫進
軍之策數事且數疏其短要以激發其畏愞自點使

公督餉於峽中實惡而遠之也公卽馳往東邑諭以忠義竄伏山谷者悉出應命饋運陸續於軍前自點軍潰迤入山路到春川公往會之勸借沈器遠兵於迷源以之進前自點往見器遠行酒奏炙無進軍意亦無意借兵公詰帳下責之曰　君父在圍城中朝暮下兩公以元帥擁重兵觀望何也器遠勃然曰何敢慢言如此公拔劒厲聲曰身爲大將不赴　君父之急非人臣也時諸路勤王之將環立左右莫不感憤擊節器遠色沮分部下兵五百人與自點自點合其手下軍進南漢未及三十里而和事成　上還都

公詣闕請罪朝廷以罪在元帥不問差都監都廳董
太廟修改役除成均館司藝陞軍器寺正時關西伯
病不辦事推擇公兼管餉從事官事無鉅細悉委公
裁決本道新刱於兵民物蕩殘而北庭需索百端公
量時度勢動中機栝內寬民隱外塞虜喝居數月一
路穌完及方伯卒廟堂欲擢公以代之 上以階級
太驟不許還朝求外除安岳郡守戊寅移拜尚州牧
使時朝廷有南顧之憂故特有是命公束吏撫民捐
俸貸稅鋤强惠弱寬猛適宜居一年闔境稱治己卯
以病解歸叙拜司憲府掌令始入玉堂爲修撰時

春宮北質虜又脅元孫入瀋公進密疏請勿許慮深
辭切聞者偉之庚辰春又除掌令兼史職移校理尋
遞又拜副修撰時淸陰金文正公爲羣小所誣公陳
劄辨之其略曰掌令柳碩人皆知爲姦慝而畏惡咋
舌不敢開喙獨金尙憲嚴辭斥絕坐此轗軻十有餘
年稔毒藏鋒覘覦釁隙一朝見尙憲得罪於時讒鼓
吻閃舌逞其宿憾碩之眞形至此畢露其曰無非尙
憲之人云者卽范雎傾魏冉之說也其曰盤據威福
十八年云者卽漢臣傾霍氏之語也隱然擧今日朝
廷置之於不測之域至於臣卽 殿下之臣等語此

昏朝賊臣之遺響其時聞者猶且驚心不料此言又發於　聖明之朝也用是觸　天怒求外除南原府使未幾以疾罷歸叙拜禮賓寺正辛巳除掌令司僕寺正司諫院司諫時位冢宰者恃寵自恣耐彈行公公以無廉義論斥　上命遞諫職除侍講院輔德刻日入送瀋館館中僚屬自鄭雷卿死怵迫不敢與虜人抗隄防不嚴偷掠公行甚至　春宮服御器用亦不能保有時譯胡突入宮門自傳虜將之語於　世子迫脅嗔喝無不至公憤惋與虜人約立科條不許闌入舘門凡有通報必令先告春坊轉達　世子舘

內始肅然無聲先是淸人有西犯意請 世子同行
未果發至是急招象胥曰再明大兵往錦州 世子
亦當從軍時館中無束裝備 世子集羣僚問策公
設奇計以中虜意退其行三日於是合公卿質子之
糧括商賈所齎之貨而且運龍灣儲偫之具追及於
遼河事與期會若合符節及到錦州兩陣相對矢石
如雨 世子所次最當其衝從者死相續欲移避數
步則虜輒禁格之公在瀋時預具革布囊各數百枚
而行人莫測其所用至是布以盛沙積於前革以盛
水灌其上時當冱寒倏成氷城足以防矢石衆皆驚

服以爲不可及　世子於馬上怒衛士以手鞭鞭之
公下馬趍而前請其鞭投之地伏路左諫曰從者有
過付有司治之法也何乃手自鞭撻損失威儀　邸
下縱自輕獨不念貽　大朝之憂乎因泣下沾襟左
右欲拾鞭以進　世子曰此輔德所投勿拾也公每
以殷憂啓聖動心忍性爲勸學陳戒之方雖戎陣鞍
馬之間亦請開卷討論中官之行止不禀者白而杖
之大臣質子之驕橫犯科者以法繩之賈竪胥隷之
不遵法度者無不發摘鉤治　世子亦倚任敬信焉
公將先東還　世子從容言曰輔德則歸矣今有何

策可令余得歸仍悽然不怡者良久公對曰使 邸
下久於泥中實諸臣之罪也不覺淚落于懷中出招
譯胡鄭命壽曰汝國留我 世子久不許歸何意也
命壽笑曰此意豈難知公曰我固知之此汝國不以
心服信我故耳然事大有不然者我國固未嘗心服
豈不欲有所爲哉獨以吾 君在上故不敢動耳若
事有不可知者而 世子大君遠在他國則跋扈之
人必從中而起抑何有顧藉於異國哉當此時我
世子不過瀋中一布衣耳留之果何益乎爲爾國計
宜亟遣 世子歸國豈爾國無智者耶何乃慮不出

此命壽默然而去後數日乘夜來報曰近聞執政之
意亦不欲久留　世子若本國請曰　國王沈年多
病思見　世子云爾則不必堅留矣未久果許　世
子歸國而公未嘗泄諸人世少有知其事者壬午秋
還朝癸未春拜軍器寺正夏薦拜議政府檢詳尋陞
舍人冬遷玉堂俄擢水原府使兼防禦使府乃畿輔
重鎭軍額舊有三千丙子之亂故逋過半器械亦多
缺公括境內丁壯準舊額又增二千束隊鍊藝悉成
精銳以至甲胄旗鼓弓劒火砲之屬無不備焉府之
軍容與訓局相埒揔戎使到府閱武啓聞褒奬有賜

馬之典府之煎蜜爲果名國中　仁祖違豫時御厨
無可口者中官使人求之公答曰州府私獻非人臣
事君之體非有朝命不可　仁祖聞之笑曰雖曰君
臣獨無戚聯之情乎乙酉秋棄歸冬拜兵曹叅知丙
戌春陞叅議夏出全州府尹興儒教修武備制伏豪
猾隱恤小民羣情悅服移拜湖西觀察使戊子秋辭
遞還朝拜禮曹叅議俄入銀臺由同副陞右副己丑
春以　王世孫宣冊勞陞嘉善階薦拜江華府留守
陛辭日　上問江都急先之務公對曰保障之道莫
先於聚民而膏沃之壤半入牧場今若革罷募民耕

墾則戶口自增防守自固也 上特命先罷一場人爭受廛軍額頓加分設倉舍以除輸輓廣置船艦以備要害多作橋梁以通阻涉此其經理之可紀者也辛卯秋秩滿還拜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又管籌司常平之務移長銀臺秋以 仁祖祔廟時執事勞進階嘉義兼司導寺提調遞銀臺西叙兼都捴府副捴管冬拜兵曹叅判適以事坐罷壬辰叙拜副護軍出潭陽府使未幾移拜慶尚道觀察使本道於諸路浩穰爲最而奉公不怠牒訴自簡癸巳秋遞拜西樞兼內贍寺提調冬拜掌隸院判決事又兼捴管

備局有司堂上拜兵曹參判甲午春以副价赴燕夏復命拜刑曹參判辭遞秋拜同知敦寧府事冬遷漢城府左尹又拜秋曹俄拜京畿觀察使時廣州尹有不法事公舉劾之言路右廣尹反劾公公議沸然黜言官于外公亦屢辭得遞俄拜戶曹參判丙申拜全羅道觀察使兼全州府尹爲治如嶺南疏論道內三山城糶糴之弊而不報右水營習操海中戰艦十三艘爲風所覆士卒死者千餘人凡其軍伍器械之缺公經營劈畫不以煩朝廷而盡辦戊戌春秩滿遞拜西樞遷都承旨遞拜漢城府左尹兼尚衣院提調移

拜戶曹叅判復拜都承旨辭遞西叙兼金吾又拜秋
曹尋出驪州牧使蓋爲養痾計也莅任之日移拜咸
鏡道觀察使時 孝廟有大志重北關方伯鈌難其
人再易薦屬公辭朝之日 上慰諭曰老人不宜煩
職事而北門鎖鑰唯卿是倚不得不遣耳顧謂大臣
曰此後北關之啓一皆稟裁於榻前毋或直自覆奏
公承命感激五月赴任卽廵六鎭三甲搏採民瘼邊
情條列以聞又以閭延等四郡地廣而土沃不宜廢
置先陳厚州可以設鎭之狀而 孝廟已昇遐 顯
廟初服不遑邊事寢不行庚子冬辭遞西叙連拜工

刑兩曹參判觀象監提調辛丑春拜同知義禁府事移都承旨遞拜左尹以　孝廟祔禮時都監堂上進階資憲以年七旬入耆老所兼知義禁府事以事坐罷冬叙拜知敦寧府事兼內資寺提調壬寅春拜刑曹判書冬請暇休沐于湖西因以年至陳疏謝事退居于保寧鄉舍是年十一月拜知敦寧府事癸卯春拜漢城府判尹夏拜開城府留守冬拜刑曹判書甲辰再除留守並不赴乙巳夏　上幸溫泉公力疾造行朝丁未　上又幸溫泉公又造朝疏陳民瘼戊申春以男師錫嘉錫俱在從官推恩加階爲正憲又拜

判尹不赴秋 上又幸温泉公詣朝登對備陳民間疾苦 上嘉納命賜米饌己酉春臺官有不悦者劾以廣占田土 上終不允尤齋宋公聞而歎曰近歲年至懸車者獨此老耳亦不見容於人世道良可慨也其後入侍 上前頗陳臺啓之失當云庚戌春正月乙卯考終于家訃聞 上輟朝遣禮官致祭弔賻如儀公容貌嚴肅器局周通自少有需世濟物之志平居無怠惰倦慢之容事父母無違行居喪啜粥踰期三年之内不脫衰麻謹於祭祀不以疎昵而有所豐約常以養不及親爲恨雖爵位通顯屢典大邑雄

藩而未嘗爲己設宴聽樂每於生朝子姪請設酒肴則輒援父母劬勞之日當倍悲痛之語辭而不受服尚純素食無兼味宗家有喪則終三年不叅宴會事惠穆公如事昭敏公年近六旬猶躬執子弟之職非有疾病未曾一日曠省及遭喪未葬長在殯側哭泣悲傷無異孝服之人昭敏公晚有側室乃賤人也公事之如繼母及喪公有未行子約婚戒日矣以其所具衣衾襲斂之或言吉凶不可雜公不介意及其窆也公有疾未穌而自扶櫬以行曰雖賤微既事吾先君數十年吾何忍獨使子弟輩反葬乎恒居喜看書

至忘寢食自經史子集至外家稗說一經於目終身
不忘或事有難處衆皆斂手而籌其可否條理會通
噲然如破竹無礙事已默默如初無有是事者且有
鑑識或言人修短榮枯無不中性不喜交游未嘗追
逐時議長於吏事剖决如流案無滯牘爲政主便民
而務經遠之道嘗曰節用乃當官之要道自奉甚約
公家之物雖至微細未嘗輕以與人以此歸時簀籍
必倍簁於始至去後立石頌德所莅皆然及其謝事
歸田無意於世而念及君民未嘗不慷慨憂歎若聞
朝家得失或至中夜無寐嘗戒勑子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父子兄弟並登華顯唯有一死可以仰報吾已
老矣汝曹若不竭心力以事　君不但負國家乃忘
祖父也自休退以來每遇春秋佳節輒與鄉中人士
登山臨水嘯咏忘歸或見公氣力康勝勸令赴召公
笑曰使吾早知林下優閒之樂必不待年老而後還
鄉况可旣還而復出耶且此非吾桑梓乎吾旣生於
此歸而死於此不亦可乎夫人卽文貞公之女文貞
公諱欽配享　仁祖廟庭文章德望臨一世祖開城
府都事承緒贈領議政曾祖議政府右叅贊夷簡公
瑛贈左贊成外祖北兵使淸江李濟臣贈領議政夫

人與公同年生年十六歸公昭敏公嘉之曰人之有
才者顧不必有德有德者亦未必有才觀吾子婦女
而有士行兼之以幹具其將大有後乎夫人祗事尊
章敬奉君子一心齊栗終始罔懈力紡績以自資而
深戒於汰侈見珠翠之飾則曰此必災其身尤不喜
左道祈禳之事曰此亂家之階也若聞人家通私謁
交貨財牟郡縣貢獻防納之利者不啻若不潔之浼
公嘗曰吾歷職內外幸免玷辱者唯夫人是賴乙未
四月捐世初葬于楊州丁酉移葬于全義治南中巢
洞公歿以日月不吉權窆辛亥十一月始克合葬以

男晋錫曾叅原從勳贈公左賛成丙辰以五子登文
武科遣官致祭加贈領議政五男三女男長晋錫文
科司憲府掌令次龜錫文科全羅道觀察使次禧錫
中進士槐山郡守次師錫文科判書次嘉錫文科吏
曹叅議女長適縣監李滋次罪人某妻次適判官韓
斗相側室男二人女一人男厚錫武科判官裕錫忠
武衛副司勇女適許通李晩逵内外孫曾百有餘人
不能盡紀公諸男多蚤卒今獨判書公在耳將乞牲
石之文以展孝思而以九萬得與交友之列使之具
狀謹按其家録叙次如右嗚呼公生於世家周旋於

賢師友之間懷利器而登文籍當　聖明之朝遇可
爲之會其聲施於世者疑若不止於斯而發軔之初
以寃獄之伸忤巨室中以直道在朝者少以瀋館之
策秘而不彰不得見知於　明主終以椒掖之親進
用之後於人實同野王此乃人之致慨於公者然不
如此亦不足以見公行己之方又何恨也九萬生長
鄉曲迹阻於當世大人之門釋褐後曾一二拜公於
賓座而抑畏踧踖無所承誨而退而公遽歸鄉里矣
然亦有聞諸人而慕遺風者其敢隱諸公之觀察湖
西也有縣宰文報忤公意公再三詰責將加之罪縣

宰亦固爭往復不已公題其狀曰吾惛不識事而因
縣宰不屈今始覺悟深可幸也因與爲深交其不恥
服過誠心從下罕見於近代諸公者也其判刑部也
招諸郎官告之曰情僞之莫難察者獄訟也吾年杇
而才鈍唯諸郎官是望諸郎官無以受成於官長爲
意分牒聽訴窮覈曲直必盡其首末無可疑然後乃
來告我夫然則吾當因成案審可否而從違焉其不
勤於職務不明於辭理者吾當隨輕重而課責焉諸
郎官承令晨夕不敢離官次相師相勉竭心盡力以
效其職自是曹務頗疎泄於下無沓聚壅鬱不决之

弊曾前長刑部者日不暇給公則行之多暇而廷平
之稱踰於前後云其休官而歸也人有謁諸道問之
曰方今　主聖時清人樂於仕宦矧公受國厚恩位
至八座不可恝然於朝廷且公之諸子出入侍從榮
亦至矣公舍此何之公曰吾從宦四十年其所以報
效者如許其可以此爲時之輕重乎人之愛子猶不
如自愛其身其可爲諸子省覲之勞年至而不去乎
今吾在朝則爲夜行之罪人在野則爲乞身之大夫
人之許吾者將在彼乎抑在此乎吾雖老悖其自爲
計亦審矣嗚呼公平素之可傳者固多遺佚矣然以

余所聞三事亦可推其餘玆用系之狀尾質之于立言之君子

錦洲君朴公請謚行狀 丙寅

公諱烜字大觀姓朴氏籍羅州之潘南縣系出羅祖逮麗朝右文館直提學尙衷入 我朝左議政平度公訔最顯曾祖司諫院司諫贈領議政紹祖司宰監正贈左贊成應川考左叅贊贈領議政錦川府院君東善妣貞敬夫人李氏國姓淸城君傑之女公十歲通文義弱冠成進士二十四中庭試乙科選補承文院副正字時廢 母后論起錦川公不叅庭請臺章

請寘公亦屛外不仕者久之癸亥春與靖 社諸臣
協謀勘難授承文院著作奉常寺直長薦拜藝文館
檢閱錄入弘文館正字陞博士副修撰移司諫院正
言知製教策功賜奮忠贊謨靖 社之號 上察公
持論風采得諍臣體特旨陞拜司憲府掌令李适叛
上南狩公入對曰元帥後賊前無嬰之者請置漢南
一大帥防賊鋒之逼乘輿 上亟是而從之賊平遷
應教扈還歷司諫執義檢詳舍人掌樂院正時昇平
府院君金瑬判吏曹驟授南以恭憲長公在玉堂與
同僚俞伯曾羅萬甲上劄論以恭當昏朝昵權門樹

私黨不宜居是職昇平入對斥以傾軋玉堂三臣並
得外補公監咸平縣舉朝爭不得延平府院君李貴
盛言公無罪指斥吏判尤切　上以爲勳臣緣公等
不睦更命遠竄右相申欽上劄申辨　上意解寢後
命公莅縣三年政成虜入西塞公領兵北上聞　上
已幸江都泣請於監司欲以邑兵勤王監司以非朝
命不許又欲前扼熊津爲兩湖之蔽適　世子分撫
南下不果前以中重試科陞通政階及是召拜承旨
遞授大司諫移兵曹參議時袁軍門崇煥以計誅毛
文龍別遣捻兵鎭椵島公以選充接伴使竣事還特

除南原府使盖公前與俞羅兩臣同斥昇平至是昇平爲左揆又白 上曰萬甲等擅論朝政遂命行遣持風裁者三四人公亦坐此出府有盜根株窟穴盤結浸淫竊發相繼吏不敢詰何公微得邑人之可託以事者廣耳目設方略偵其羣飲掩得相牽引指告面證口服就鈇鑕者數十百人湖嶺數百里閭民始安其生生以勞進秩嘉善封錦洲君盜有逸者夜穴窻刺公擬首而傷足盖公先已有戒心旋枕易卧故盜討不售事聞 上重惜公召還邑人請發徒衛行公止之盜亦不敢再動拜大司憲吏兵曹叅判行副

提學壬申六月卒年三十七贈祭庀喪如禮公於攀
龍諸公中年最少名最高毋論其志槩行誼之在内
郎壇宇符彩之映發於外亦使望之者傾服自以身
際中興慨然有志於格王正事分別淑慝其在玉堂
諫院有手草二劄以益礪初心痛刮舊習澄清本源
懋加克復爲主以儒臣言事而被絀貿販專利而歛
怨勳貴田奴之廣占大君家舍之過制等事爲戒無
非忠愛之言藥石之論立殿陛爭可否犯　主顔折
獄獄固已多矣至若賓筵之會燕語之際亦能使衮
俗生風其任憲職與昇平相相遇則曰君在臺府所

欲論何事公曰小事不足論聞相公之子殺人而藏其屍於家明日當舉劾正法昇平面色靑黃滿座皆驚其在郡邑按牘治事大者霆擊小者縷析必中窾肯察物無遁情宿蠹盡剔肺石虛無人在子舍終其身無尺布斗粟爲已私財妻子朝晡仰給父母而已雖躋宰路蕭散如布素時其屛居田舍時日讀性理諸家書欣然忘其憂者四五年嘗咨訪大義於沙溪金先生而與李義吉方叔交厚講論磨戛旣貴而不衰其奮發功名信道直前固自有本逮其自南原還才益老器益成時望益重　天眷益隆公乃却顧長

慮深以朝賢之分割爲憂方欲與勳貴淸流同心戮
力上下論議無所疑阻以臻於平蕩之域而天奪其
年齋志未就豈不爲世道之至恨耶公爲文辭淸勁
明暢談者稱之九萬以遐鄕晩生未嘗識公之面而
亦嘗從長老後習聞公遺事尚覺生氣凜然實有趙
文子與歸之願玆敢撮其梗槩以備太常氏考焉

贈左贊成鄭公請謚行狀

公諱撥字子固慶州人在麗朝有諱珍厚封軍器尹
厥後奕世卿相入　我朝有諱熙啓奈開國勳官至
議政府贊成事封雞林君謚良景景良景之後冠冕蟬

聯五世而有諱明善官杆城郡守娶觀察使南宮淑
之女生公於嘉靖癸丑自童穉時好讀書寡言笑有
得於小學書中居則致其敬之語欲終身誦之弱冠
通四書五經時母夫人年老欲及親之在堂成名以
養中丁丑武科選授宣傳官出監海南縣莅政三年
譽洽一境罷還適虜入鍾城赴元帥幕平寇亂還除
巨濟縣令入拜備邊郎一日大臣會坐招公執筆口
占文雖奥經僻字無不應聲書如流一座奬詡自是
譽望藉甚兼帶八司郎陞拜渭原郡守秩滿陞入訓
鍊院副正移司僕寺仍兼内乘時倭釁已啓朝廷有

南顧憂除公釜山鎭僉使例加折衝階將行泣辭於
母夫人曰子之求仕本欲養親旣爲　王臣又當死
國忠孝不可兩全願母勿以兒爲念母夫人掩泣撫
背而戒之曰去矣汝爲忠臣吾何憾焉公跪而受教
顧謂妻曰事吾母如吾在也左右皆流涕公至鎭曉
夜磨礪爲死守計公有一子曰昕隨公之任壬辰四
月初三日設宴于望海樓酒半招昕而命之曰汝知
今日之宴乎乃爲吾與汝相訣汝若徐行必及於禍
今日可以去矣昕泣曰果如此子何忍獨歸公曰父
子俱死無益汝歸養吾母與汝母叱從者扶上馬而

遶之十三日候人報警公亟乘舟下海則賊船已蔽
海公只有三艦無後繼且戰且退還入城悉燒城外
人家以便搏戰發間使求救是夜長天無雲月色如
晝而賊附城四面已成長圍公倚劒城樓令瞽者吹
簫安閒如平日軍民和靜不驚翌曉賊肉薄登城劒
氣亘天砲聲震地公率將士厲氣巡城射殪無筭尸
如山積三處日中城中矢盡一裨進曰請跳出城以
待援兵公曰吾當爲此城之鬼敢復言棄城者斬又
令軍中曰有欲去者去以激戰不力者士卒皆泣莫
敢離次俄而公中丸死城遂陷公有侍妾曰愛香年

十八聞公死奔哭自刭於尸旁奴龍月亦赴賊死事
聞贈兵曹判書其後秋浦黃愼以通信使入日本倭
將平調信極言公忠勇曰我兵初渡海大挫於釜城
中兵若多豈可陷也自釜以後無敢當我鋒者又說
愛香併命事稱賞不已倭人之來往我國者亦曰貴
國之將唯釜山黑衣將軍最可畏天啓壬戌鎭卒迎
命使追顯公義烈聞之于朝事首末益著 仁祖朝
東萊守臣始立廟與宋公象賢並俎豆之賜額曰忠
烈 今上辛酉因守臣上疏議于大臣加贈左贊成
癸亥又因筵臣陳啓詢于大臣旌表門閭子晰義不

欲與賊俱生結諸死事人子立約誓設廳名之曰復讐舉武科官至水使昕之子有縣監伯基伯基有八子爾說爾尚爾亮爾弼爾光爾瑗爾載爾栻朝廷推字孤之恩連加以爵命公雖從事于橐鞬常早起讀書非有疾病不廢家居謹飭行出乎儒士其臨亂徇節自有所本非一朝慷慨者比不然其何以及於僕妾者如此其烈而感於異類者如彼其深哉嗚呼悕矣公於法宜有易名之典敢掇其遺事以備據實而節惠焉

左叅贊李公請謚行狀

公諱夢亮字應明慶州人也始祖謁平佐新羅始祖爲開國元臣曾祖僉知中樞府事崇壽祖安東判官成茂考進士禮臣隱德不仕公生於弘治己未二十四中進士三十登明經科分隸校書館薦入藝文館檢閱轉承政院注書遷成均館典籍歷兵刑禮三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出鏡城判官召拜司憲府持平除禮曹正郎以進賀使書狀官朝京師還歷漢城府庶尹承文院判校入司憲府掌令陞執義歷繕工監司僕寺正以 中廟殯殿都廳竣事例陞通政階出爲羅州牧使 明廟初以承政院同副承旨召還進

右副左副歷掌隷院判決事拜大司諫入兵曹歷叅
知叅議出江原道觀察使又以冬至使朝京辛亥由
都承旨特陞嘉善階拜慶尚道觀察使又拜忠淸道
觀察使入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左右尹拜司諫院
大司諫遞拜判決事出京畿觀察使入司憲府大司
憲歷兵禮曹叅判復拜都承旨辛酉由禮曹叅判特
陞資憲階拜漢城府判尹移拜刑曹判書兼知義禁
府事復拜大司憲坐事罷已而叙復議政府右叅贊
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捴府都捴管甲子十月寢疾
卒于私第　上爲之輟朝弔祭如儀葬于抱川縣楸

谷之原萬曆戊戌以男文忠公恒福拜相贈領議政始林府院君公之下世甲子已再周有餘矣言論政事固多堙晦而尚有一二徵信在人耳目者槩而論之律己清約而篤於親故存心寬厚而臨事有立平居言若不出口而吏事精敏絶人平生未嘗經營爲子孫遺業者而恤窮周急恒若不及宗黨知舊其來如歸晝則聯案而食夜備長枕大被以宿留之貧窶恃以爲生嫁娶賴不失時疎戚無間皆自以爲親已客有藍縷登蹻行入都城則街市人指之曰此李尚書之客也少時知友有庶女未良而獲罪於其主將

陷不測公極力拯之得免公旣歿數十年其女遇諱
日則必設祭號哭遣其子負米助祭於家鄭林塘惟
吉與李樑俱在文衡之選樑之文望雖不及林塘勢
歆傾一時人不敢違其意而樑將讓先於林塘更藉
以爲名會圈諸人亦不敢異同公素善於林塘而臨
紙熟視並不與圈議者以爲抑樑固難而不與林塘
爲尤高也公與沈通源爲少年交而沈之子鐳年十三
十爲平安道節度使公長憲府倡言曰西方制閫不
可付年少不經事者欲劾之沈相方當朝威權甚重
諸臺官憮然咸曰徐議遂啓遞沈家沈諷諫院掇拾

公大理時事劾罷之舉朝駭憤大臣有白其冤者終不得申外議洶洶皆謂事不止此卿宰有來慰之者公笑曰沈故歎後何至以此相害嶺南於諸路地最大按節者常困於簿牒公嘗以兄喪廢衙旬餘堆案如山及一視事旋空而裁處無不曲當老吏相顧閔舌曰何其神也其按湖西鎭川縣鞫强盜供案已成牒請正法而捕盜者自持牒詣公公致之前盤問捕盜狀得其言色卽叱吏收縛曰此叛主奴也必貧窶士人來討强奴反遭執縛而吏受其賂從而成獄也詰之果服嘗莅羅州批退豪民非理之訟後數年入

銀臺秋曹因本道移牒有粘啓决下者卽前日豪民
之訟也公言于同僚曰我知此訟之曲設令州家誤
決使家必不再誤同僚笑曰公牒具在何以驗其然
也公心獨疑未已手摩印迹紙漸生毛以爪抉之果
以踏印薄紙粘署端焉一座大驚啓下法府正其姦
公之應科也李文剛公思匀實主試講歸語其夫人
黃氏曰吾今日得佳士矣有李某者端雅有器局異
日必爲世用後十餘年文剛公已下世而黃夫人聞
公喪室欲以外孫女崔氏許公崔之母以年歲不侔
苦爭之黃夫人掉頭曰汝不能爲老母棄一女耶先

府君當有高見吾不敢忘也崔竟歸公克有賢子功存　社稷慶延于後文剛之得公公之爲文剛之所得皆可書也文忠公幼而孤故其撰家狀也已恨其不能具識先行中經喪亂狀又佚今掇拾遺聞恐不足以發其幽光盖考諸崔東皐岦銘公墓語少時官于太學見公以釋奠獻官已祭飮福福爵已各起燕爵公擧觴揖左右人人與勸竟日無少怠謙和之色可掬岦尚少卽先進擧止雖微必諦觀於是知公爲長厚君子嘗稱道之噫今雖去公已遠其盛德宏量自能動人者可徵矣蘇長公之傳陳公弼曰恨其不

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殆若公之謂矣嗚呼公有子如文忠公旣賢矣旣文矣又貴顯于朝其於易名之請宜不後也適當兵戎之際又遭昏亂之時未之能成以及于今其亦有待也耶其亦有待也歟

左議政成公請謚行狀

公諱世昌字蕃仲號遯齋昌寧世家奕葉貴盛考文戴公俔以文章致大名公生於成化辛丑受業於寒暄先生之門又學易於朱溪君深源辛酉中司馬兩試甲子文戴公被泉壤之禍公坐配靈光郡丙寅

中廟更化除 社稷署叅奉丁卯擢第自槐院入玉堂歷徧兩司吏郎舍檢丁丑以直提學擢拜承旨移工禮二曹叅議僉知中樞府事是時 上崇奬儒術登進賢士舊臣之不容淸議者側目旁伺公與冲菴金淨陰厓李耔相友善每以鋒頴太銳爲戒己卯春見禍機垂發引疾辭職歸于坡山別業庚辰以散職家居沈貞意公與淸流異趣委造公唱以諫長公曰庸駑豈敢當然頃者國家罪四五書生極黷昧北門密啓尤不正若有言責雖事在既往當以直糾之耳貞色變遽起去壬午按關東還陞拜刑曹叅判充奏

聞使朝京還連按湖嶺兩南入拜大司成吏禮二曹
叅判又出按關北入拜大司憲遷副提學時金安老
外託羽翼 東宮之議內欲排沈貞而濟其私公奮
曰余知安老爲人若得志誤國必矣率同僚上劄劾
之大諫權輗都憲金謹思受安老意旨反誣公以黨
附沈貞構陷安老請置重典命下理鞫問公知無自
申理置對不辨竄平海郡丁酉安老伏辜召拜右尹
戊戌陞拜工曹判書移右叅贊刑曹判書兼弘文館
提學一日 上召宰執傳曰去夜禪位東宮可就賀
皆錯愕莫敢對公獨正色言于諸公曰此不可囁嚅

而已宜以死爭諸公屬公草疏辭理激切 天意遂解俄授吏曹判書轉大司憲兼 世子右賓客時外戚相傾軋有交亂宮闈之漸公入對 上前則深陳鎭定之宜侍講 東宮則力勉孝友之德 上聞之嘉嘆移禮曹判書左參贊復判吏刑禮三曹兼兩館大提學公仍父子秉文衡當世榮之甲辰以戶曹判書超拜右贊成乙巳轉左贊成進拜右議政先是 中廟違豫彌留公晨夕禁闥不遑寢食仍遭大恤憂悴成疾而以謝恩使當赴京舉朝皆難之 仁廟遣承旨問疾曰卿疾甚恐不能自力於行公辭謝就道

尋聞　仁廟昇遐號痛疾益甚　明廟馳驛命開素

公謝不敢到北京副价以下皆問公疾危篤交勸以

滋味竟不從竣事未回序陞左議政而時李芑等陷

柳灌以餘波及公遑宿憾也在道降樞府俄竄于長

淵縣戊申卒于配所返葬于坡州當其疾革語其子

曰吾德薄而位尊災敗固其宜也然反身自省無不

慊於心者死無所憾隆慶丁卯　宣祖大王伸雪乙

巳寃枉始復公爵秩公少罹家禍及進榮途亦屢起

而屢躓衰貞之戕賢安老之弄權芑朋之肆毒皆斯

文之至慘世運之大厄公經此三難或見幾而遠禍

或抗言而擊姦或辭直氣和不隨不激或身詘道亨不怨不尤有若金之入火鍊之而益堅玉之被點涅之而無染進退屈伸與道終始亦可謂全德之君子矣公之歿于今百有三十餘歲矣子姓零替尚闕易名之請斯實　累朝之闕典而士林之所鈌望者也玆敢略舉先生長德口誦而相傳者以備太常氏考焉

藥泉集第二十二